

備淺薄于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
 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王
 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
 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
 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
 賤如是則下怨下怨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草
 服侵等官室供養太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
 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隣者
 可亡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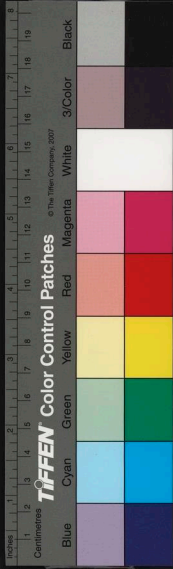
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具治亂其強弱
 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
 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
 能服術行法以為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
 矣。

備內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則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
 非有骨肉之親也縛于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
 者窺規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

言依臣奸
 臣則信矣
 此誠辭也





亦應其人
何如

詩論

此世所以有叔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藹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踈。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踈賤。其子疑不爲主，此后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

是故明主不舉不察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外內之失，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叅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叅觀，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有罪不赦，則奸和無所容其私矣。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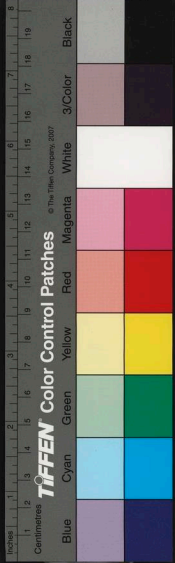
人起勢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減。權勢減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鬲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奸未明于此。然守法之臣爲釜鬲之行。則法獨明于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奸者矣。

南面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于其所不

以臣備臣
非也以法
備臣亦未
見其可

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風。無道得小臣之信也。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主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于忠信。無以不禁。三者僭至。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



一類也
謂也

解

以事誣王。王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
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于事者。困于患。其進言少。其
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夫不信者。有罪。有功者
必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愖主。王道者。使人臣前言
不復于後。後言不復于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
任下。人臣爲王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說言曰。
議是事者。如事者也。人王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
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
任。如是者謂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王道者

使人臣知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
參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
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
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資。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
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
末。而以明其欲。有爲之意者。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
知此者。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
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
名得而實下。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

方出入論
功

者之齊論

卷之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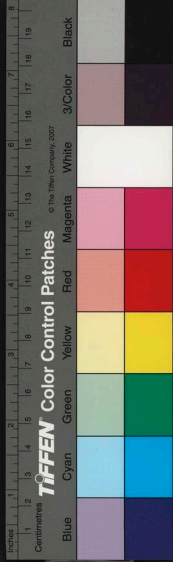
七



其由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
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至。亦有害。不知治者。必
曰無變古。無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
則古之無變。常之母。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母
變殷。太公母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母易齊。郭偃
母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
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
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
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于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
之內外而鈇戈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
公有官卒。管仲有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
是以愚贛竄墮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黃虎受
阿諛。而輟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于亂
而容于治。故鄭人不能歸。

飾邪

鑿龜數策。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策。兆
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
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于燕。後



愈通月且

得意于齊國亂飾高自以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
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策而非伐燕將劫燕以逆
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
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麗援榆兵而南則郭盡矣
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于燕且宜近見于秦秦以其
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王
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
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
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槍歲星非數年

凡以人
地為可
考者特
也

在西也又非天馭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
也故曰龜策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
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于親民加事于
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
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
曲而地削至甲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
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明之龜與吳戰而
不勝身臣入宦于吳反國秦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
夫差為擒故恃鬼神者慢于法恃諸侯者危其國曹



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魏。而加兵許。鄢。齊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臣故曰。明于治之數。則國雖小富。賞罰敬信。民雖寡強。賞罰無度。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無

地無民。堯舜不能以王。三代不能以強。人主又以過予。人臣又以徒取。舍法律而言先王。以明古之功者。上任之以國。臣故曰。是願古之功。以古之賞。賞今之人也。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主過予。則臣偷幸。臣徒取。則功不尊。無功者受賞。則財置而民望。財置而民望。則民不盡力矣。故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故曰。小知不可使謀事。小忠不可使主法。荆恭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荆師敗。恭王傷。酣戰。而司馬



子反渴而未飲，其友豎穀陽奉卮酒而進之。子反曰：去之，此酒也。豎穀陽曰：非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爲人嗜酒，甘之不能絕之于口，醉而卧。恭王欲復戰而謀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恭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寡人目親傷，所恃者司馬、司馬又如此，是亡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寡人無與復戰矣。罷師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

也。故曰：小忠大患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于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隣，及法慢妄予，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于隣敵矣。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



心術不端
殺身之誅
可不慎乎

矣。而世主弗為國亡宜矣。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富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于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為法為之也。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知之矣。

解老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義者。君臣上下之禮。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疎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子事父。宜賤。敬貴。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親。者。內而踈者。外宜。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為之。故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也。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



好質而惡飾。夫特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具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

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于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題。」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若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

如人百衣
之於春風
了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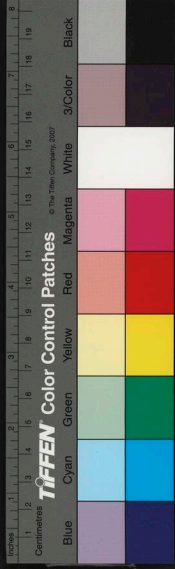
管晏時動
弄盤周禮
亦然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
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
德不去新和氣日至于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
積德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
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易勝
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無不克本于
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

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
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
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
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
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
數撓之則賊其澤國大治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
有道之君貴靜不重變法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
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





性溫文字
之祖作法
一忘然德
聖法

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萬物各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無常。捺。是以生死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與俱狂。與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爲近乎。游于四極。以爲遠乎。常在吾側。

處看料活
亦可洗學
之腐

其質見得
亦謂之象

以爲暗乎。其光昭昭。以爲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物得之以敗。得之以成。譬諸若水。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則生。譬之若劍。戰。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曰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

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于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于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間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兕虎之爪角害之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欲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于諸害矣

有備故不備

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被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



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
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

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
茂。天地不能常修。常費。而況于人乎。故萬物必有盛
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
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
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曰儉故能廣。

喻老

楚莊王既勝。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

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
叔敖獨在此。不以其邦爲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
絕。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
輟。孫叔敖之謂也。

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細。
是以欲制物者。于其細也。故曰。圖難乎于其易也。爲
大乎于其細也。千丈之隄。以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
以突隙之煙。焚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丈人之
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



無人甚微
文字不可
不知

茶之行
識

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
德。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
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
也。此。人。遂。以。功。食。祿。于。宋。那。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
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
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
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豐。年。大。禾。
藏。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藏。

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耳。目。竭。于。聲。色。精。神。竭。于。外。
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
曰。不。出。于。戶。可。以。知。天。下。不。闕。于。牖。可。以。知。天。道。此。
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王學御于王子期。俄而與王子期逐。三易馬而三。
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
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
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速。臣。先。則。恐。速。于。臣。夫。



馬評也知
其篇皆可
以爲人師

誘道爭透。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于臣。尚何以調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于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驕爲盜于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止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文字有以含蓄爲貴者。不言而意已見。故以不盡

爲美也。有以反復爲貴者。愈重復。愈有味。故不厭其往返。韓子解老喻老二篇。無甚意義。亦未得老氏肯綮。但妙在反復耳。有一事而數言。有一出而數出。後言復于前。前言復于後。翻覺有味也。故文字不在簡省。亦不嫌于徃復。韓退之王介甫皆喜徃復。善自道。然非冗字累句之謂也。

不及卷還



諸子奇賞卷之四十三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韓子

說林

魏惠王爲日里之盟。將復立于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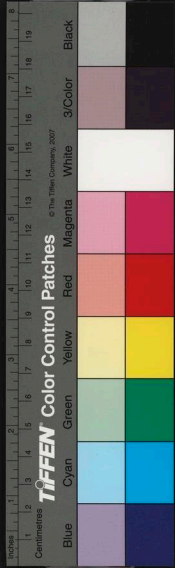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

諸子奇賞

卷之四十三

一

諸子奇賞卷之四十三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韓子
說林
魏惠王爲日里之盟。將復立于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





諸子奇賞卷之四十三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韓子

說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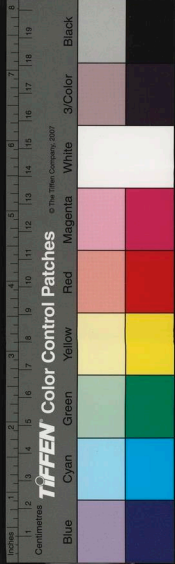
魏惠王爲日里之盟。將復立于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

諸子奇賞

卷之四十三

一



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轍行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于荆荆大說許救之甚歡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患于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子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敵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于宋而荆救不至

魏文侯借道于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

二股伊臣
象入神

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許之而大歡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轍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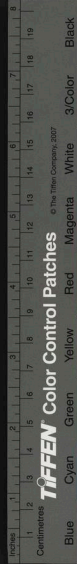
韓宣王謂膠苗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也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闞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

主有外爲交以割地則王之國危矣。紹續昧醉寐而亡其表宋君曰醉足以亡表乎對曰。祭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管仲隰朋從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于老馬與蟻今人不知

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有獻不死之藥于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聞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非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晉穆公使衆公子或宦于晉或宦于荆。犇鉏曰假人于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



殺韓偃而
歸賊于嚴
氏則兩樂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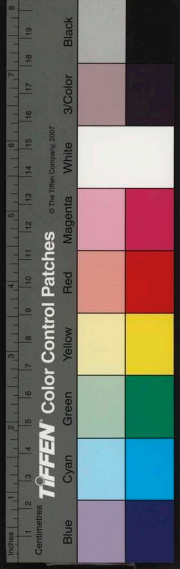
水于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
晉與荆雖強而齊近晉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患之馮沮曰嚴遂相而韓傀貴于君
不如行賊于韓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
子而遺之羹樂羊坐于幕下而噉之盡一盃文侯謂
諸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
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

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麋答曰子弗忍而
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傳其
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不忍
麋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
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
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
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
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于我也乃



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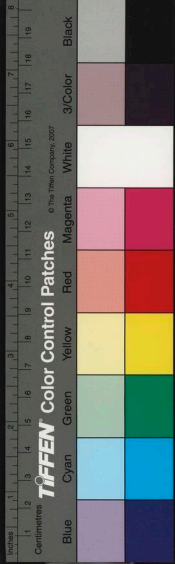
紂為象著而箕子怖。以為象者為不盛。美于土簋則必犀。玉之孟。玉孟象著。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見端以知末。故見象著而怖。知天下之不足也。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

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于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于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貴于魏。玉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楊矣。夫以十人之眾。樹易生之物。而



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自樹于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隰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囑，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不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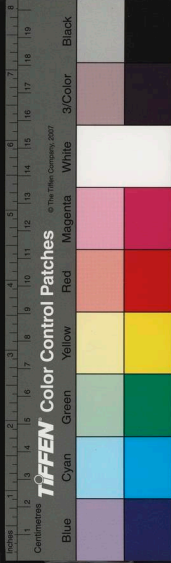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

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于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高。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臣有蛇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也。遂相食，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蛇類也。

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寡非矣。

伯樂教二人相蹀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蹀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蹀，此自以



爲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爲馬也。踧肩而腫膝，夫踧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于相踧馬，而拙于任腫膝。夫事有所必歸，而有所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于柙中，則與豚同放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鳥有翮翮者，重首而屈尾，將欲飲于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鱸似蛇，蝮似蠍，人見蛇則驚，駭見蠍則毛起，漁者持鱸，婦人拾蝮，利之所在，皆爲貴諸。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驚馬千里之馬。時一其利，緩驚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惠子曰：弄執鞅持汗，操弓關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弄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束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瑕，得千鎰。馬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母舉之者，負之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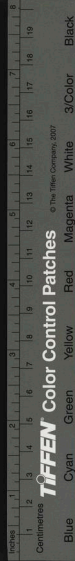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從者曰此齊夫公之故人公笑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三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處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于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于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也。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躡融歸于荆師荆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以女釁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



此毛啗楚
從其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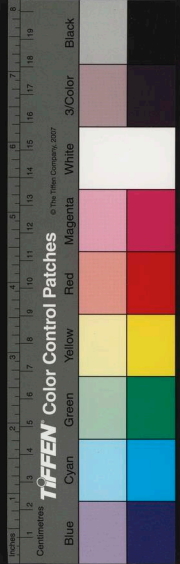
卜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
且死○者○無○知○則○以○臣○變○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
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于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
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以攻韓
已○乃知文侯以備于已○乃皆朝魏

齊伐魯○索饒問魯以其贖往○齊人曰贖也○魯人曰真
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荅曰臣
亦愛臣之信

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資臣○百金臣能
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
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
城壺丘矣○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
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吾城壺丘○若禁之○吾曰為我
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荆○彼不出
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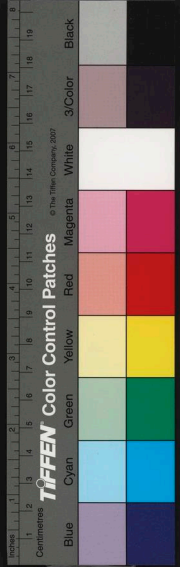
謂秦公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
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觀行

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已董安于之心緩故佩
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于千鈞也勢不便
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
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樂不困離朱
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
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生爲三者發喜怒
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之淵淺深矣

安危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
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于爲是愛身于爲非小人少
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
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
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飢而食寒而衣不令
而自然也



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矣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下不亡。不摧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臣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守道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于田成。

說者涉術之言



每以伯夷盜跖比喻
是莊子駁
子之卷

盜跖之禍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彊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奸人不微。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于不失奸。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子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耳服于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主垂拱金

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喟之禍。服虎而不以押禁。奸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押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魯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人君用人一舖。怨入中而法是。故王爾不。牛兒。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于心。莫負兼官之責于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矯服之患。

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



不同功。故莫爭。爭訟止。拔長立。則彊弱不敵。力未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釋法術而心治。竟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于楮墨。暴雨疾風。必壞。不去肩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于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于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于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于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弱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



得人心則不趨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注。

大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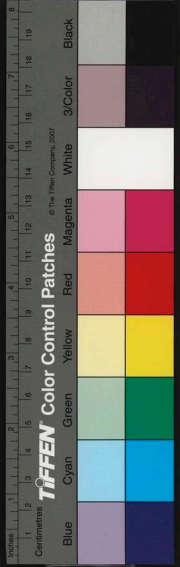
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鈎視規。矩舉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于巧。極盛于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奸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

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無不治。

內儲說上

七術

一參觀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臣擁塞。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灶。哀公之稱莫衆而迷。故齊人見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其患在監牛之餓叔孫。而江乙之說荆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敵。是以明主推積鉄之類。而察一市之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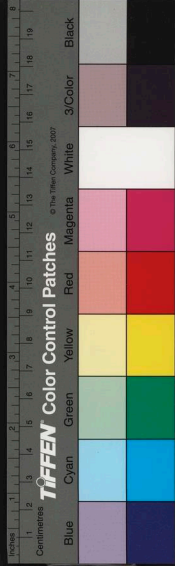
二必罰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
之教游吉也。故仲尼說隕霜而般法刑。棄灰將行去
樂池。而公孫鞅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而積澤
之火不救。成歡以太仁弱齊國。卜皮以慈惠亡魏王。
管仲知之。故斷死人。崑公知之。故買胥靡。
三賞譽。賞譽薄而設者。下不用。賞譽厚而信者。下輕
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故越王焚宮室。而吳起倚
車轅。李悝斷訟。以
毀死。勾踐知之。故式

怒。鼂。昭侯知之。故藏敝袴。厚賞之。使人爲責諸也。
人之拾蚕。漁者之握鱸。是以放之。

四一聽一聽。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其說在
索。鄭與吹竽。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爲嘗試。故
公子汜議。割河東。而應侯謀弛上黨。

五詭使。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使人問他。則不
齋私。是以龐敬還公大夫。而戴謹詔視輜車。周主亡
玉簪。商太宰論牛矢。

六挾智。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深智一物。衆隱皆變。



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故必審南門而三鄰得。周
主索曲杖而羣臣懼。卜皮事庶子。西門豹佯遺幣。
七倒言。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故陽山護樛
監。淖齒爲秦使。齊人欲爲亂。子之以白馬。子產離訟
者。嗣公過關市。

右經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
臣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塲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爲
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
偃兵。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荆
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
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
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因說不可不
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
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
之衆也。凡謀者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
不可者半。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劫主者。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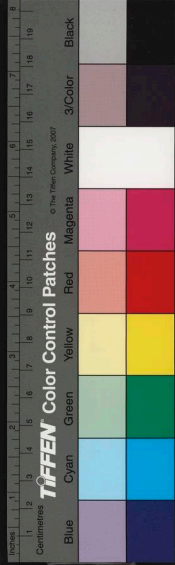


亡其半者也。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重以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費下偏上，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嗣君之壅乃殆。

夫矢來有鄉，則積鉄以備一鄉。矢來無鄉，則爲鉄室以盡備之。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效也。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于市，其衆壅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于市，猶不止也，不必得也。故今有于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必得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故不必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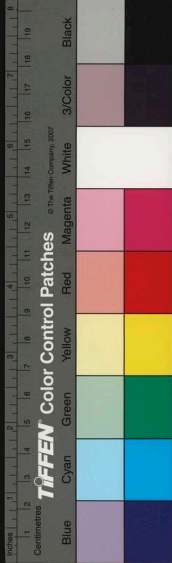
百之則可
及怒之

况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

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聽之處士逃。

韓子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



宣王嘗食其燧百人宣王亟禱王立彼一六難
 而使人絕頭刳股而無顧心者實有共也又况難
 之武士豈功甚此矣
 實有共也又况難
 而使人絕頭刳股而無顧心者實有共也又况難

諸子奇賞卷之四十四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韓子

內儲說下

六微

一權借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三臣以為百故臣
 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壅
 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竊
 懷樹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



宣王嘗食其燧百人宣王亟禱王立彼一六難
 而使人絕頭刳股而無顧心者實有共也又况
 大武士豈一功甚此矣

諸子奇賞卷之四十四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韓子

內儲說下

六微

一權借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三臣以為百故臣
 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壅
 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竊
 懷樹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



浴矢也

二利異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夫妻禱祝也故戴欲議子弟而三桓切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語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主教暴讎

三似類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死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割費無忌教邾寃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廩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四有反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僂侯譙其次文公髮燒炙而穰侯請立帝

五參疑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



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廐爭而哀侯果遇罪。田常闕止戴驪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妖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六廢置。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于象沮其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佯遺書而萇弘死。用雞猴而鄒桀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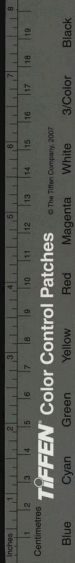
七廟攻

總前二事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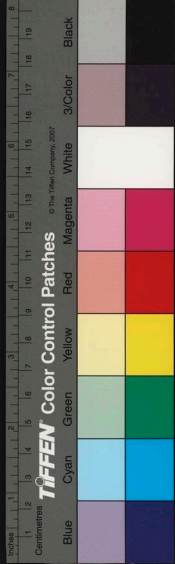
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僞得其說。在秦休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蒞。

文公之時。宰臣上灸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爲以髮繞灸。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礪砥刃。猶于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鬻。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



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蔭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蔭而席弊甚。賜女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外儲說左

○夫挾相爲則責望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謀取庸作者。進羨羨。說在文公之先。宜言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瘡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潘吾之迹。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厄也。衛人佐弋也。卜子妻爲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驪也。宓子曰。君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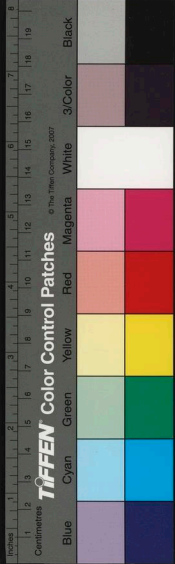
加身治民
昏不可無
色不可缺

文如要書

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愛之故臞也有若以
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
細也治之而愛治天下將奈何矣故有術而御之身
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
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
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
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
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
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
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賣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
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
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
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
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
其言多不辯

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齋
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



世間不然
物多而
用術用數
遂亦不然
類也

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
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
必小。今臣冷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
之。王因因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冷人謂王曰。計無度
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夫新砥礪。殺矢。發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
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
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
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弊蒙

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
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
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
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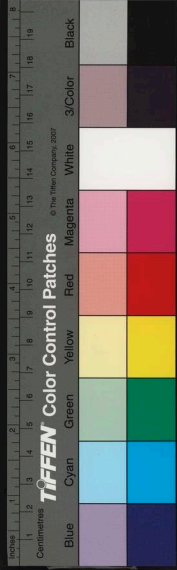
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
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為勝耳。

客有為周君畫策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策者同。

不然物之
可懼如此

爭年之類
舉世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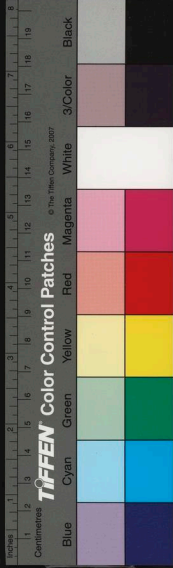
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蓐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而况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攜擲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旣雕旣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

法與舉燭
反



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

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

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旣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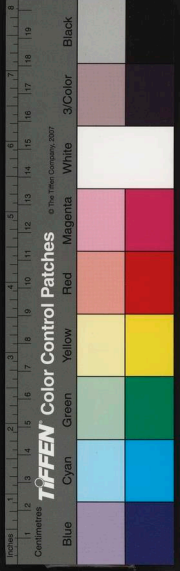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輿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十數，佞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



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衣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今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邦。善。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

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泓谷上。宋人旣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彊趨而諫曰。楚人衆。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

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請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請申子辟舍請罪



外儲說左下

失主術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群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而簡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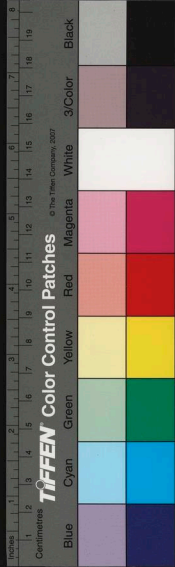
秦韓攻魏昭那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那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那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士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羸勝而履躄賈者羸利倍勝今以

薄賞報大功猶羸勝之人後平厲也

文王伐崇至鳳黃墟韃係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宮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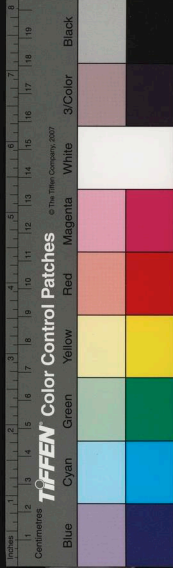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侏是以逞



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

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誦下也寧使民誦上

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管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墮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飲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





受曰寡人莫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若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盍聚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爲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類質命案 一 等

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一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旗車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之不虞之備以成

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又何賀。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讐也。曰。私讐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舍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

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外儲說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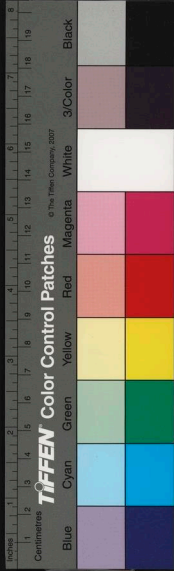


言一音實 卷四十四
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醲，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以教獸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頤，皆遺其精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景公問政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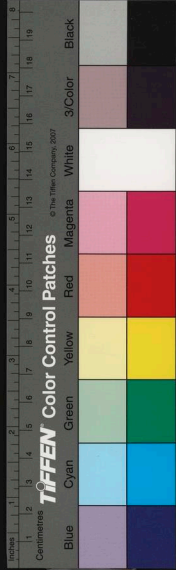
師曠曰：「太師將笑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笑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餘財以賜孤寡，舍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施惠於民。



也不與二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
子尾走晉景公與晏子遊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
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
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
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
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
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
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
之魚鹽龜鼈贏蚌不加貴於海君重歛而田成氏厚

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殍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
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
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今田氏之德而民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
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
田成氏有之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
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賑貧
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
田成氏其如君何或曰景公不知用弊而師曠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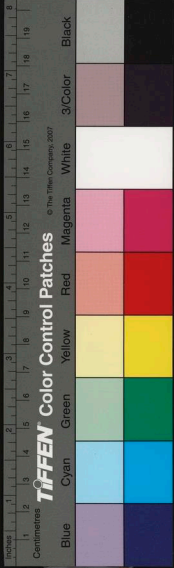
能用古人
文字者遷
與非他人
鑿矣



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
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馱矣今釋車輿之利損六
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
能及馱矣託良馬固車則滅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
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
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
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
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子夏曰春秋之記臣
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以

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
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
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
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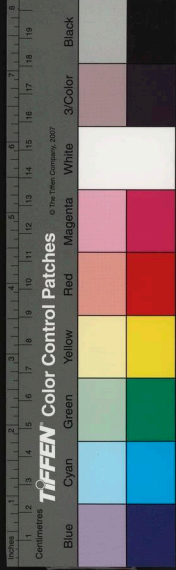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喬華士昆
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
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
不事任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
首謀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



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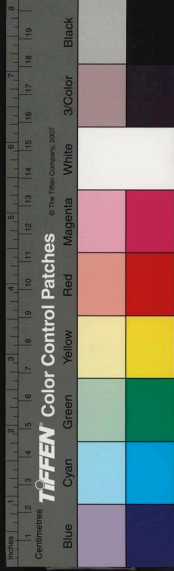
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令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藥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子



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投謁者。曰。殺之。吾聞季子不爲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願。其人陰未聞耳。因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斯競勸而遂爲

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况錯之人主乎。夫馴烏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報。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匿之。其無欲見人。伺之。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滅女。女無知



此等術甚
淺

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
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
目視鳥。奈何。其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然則爲
天下。何以爲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
目視人主。將何以不自爲廩乎。聞之。鄭長者有言曰。
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

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
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

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
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
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
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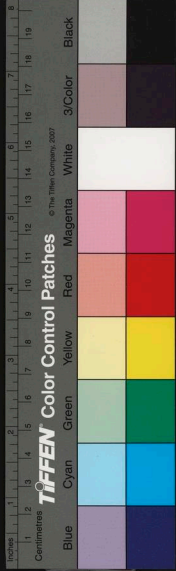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
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
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
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
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



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擢犀首爲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于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擢犀首爲將。已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犀首。里疾曰。是何何何也。何道出。擢犀首曰。似犀首也。王

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擢犀首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



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
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
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揚倩
倩曰汝狗猛耶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
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醜而狗逆而齧之此酒所
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
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
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

治國奚患對曰最患社鼠也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
君亦見夫社木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
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社鼠之所以
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
則此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
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
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
已者必利而不爲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
猛狗而斲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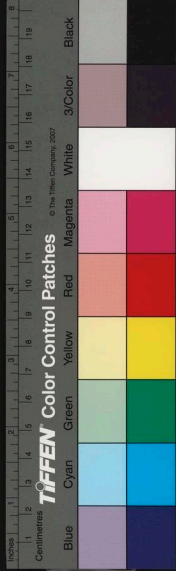


文能變化
借蔡姬生
色

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
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
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寃也。然疑家
巫有蔡姬者。疑毋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
信。言家事。疑毋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
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
不寃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
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

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
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
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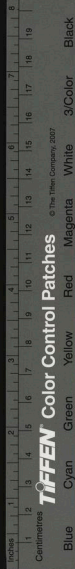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庖酒豆肉。集
於宮。壺酒不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爲國中。一歲之
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
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
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
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



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

也而君猶行法焉况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東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俾罷朱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衛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夫痲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亂臣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猶以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人主之於重人，猶左右髀也。今說右髀曰必解左髀去患，右髀必不聽。

外儲說右下

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說在槁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故失火之畜夫，不

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駕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推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王子於期爲駢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



池而駢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咤叱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樞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君國。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恒以仁厚爲圃池也。一日。造父爲齊王駢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請効駕齊王。王曰。効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雖造父不能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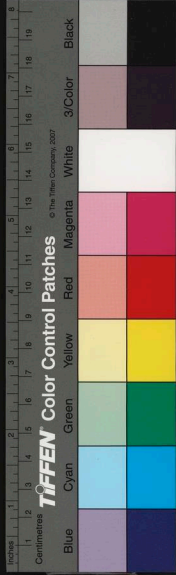


有文宜長
而故簡者
左傳是也
有又宜簡
而故長者
韓子非也

今簡公之以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恒利之是田恒傾
圃池而示渴民也
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間駕必敗
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寔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
必敗曲不遂矣
秦大飢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棗栗足以
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
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
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

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
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惟
嗜魚故不受也夫卽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
色將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此不必能
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卽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
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
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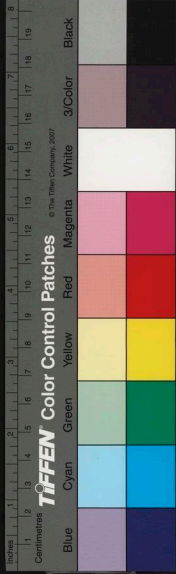


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嚴穴之士，
徒也。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襁之資在子之也。
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
憎人不得復愛也。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旦不可復憎，
不可以佯憎人，一旦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微，
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况
於以誠借人也。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

指麾而趨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
不躬小事。造父方禡，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
行。其子下車牽馬，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
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
馬響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
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
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勞者君之馬也。無術以
御之，身雖處勞，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
地，又制帝王之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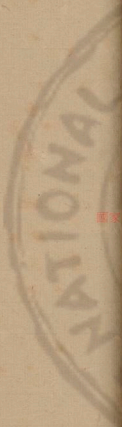


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卽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群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群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上已睡矣吏盡偷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

延陵卓子乘蒼龍桃文之乘鉤飾在前錯鍛在後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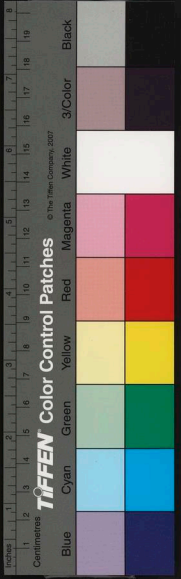
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鍛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利鍛策進而引之退而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芻其腳造父見之而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嘆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鍛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





公。正。也。舉。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立。而。不。知。
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言子奇實
卷四十四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寢卧

存韓

韓宗國也秦王欲得非于是急攻韓王遣非使秦王悅之李斯急而間之

隨之恐懸於天下功歸于強秦且夫韓入則為薦薦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竊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士卒養從徒欲贖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欲西而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以兵脩守脩或強敵存蓄積築城池以固守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輕于天下天下

摧我兵矣韓叛則親應之趙據齊若山原甚以為原如此則以韓親資趙假齊

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趙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

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勤于野戰負任之旅罷于內攻則合羣

若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非所以亡趙之心也均如貴臣之計則秦

必為天下兵質矣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

之愚計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親質以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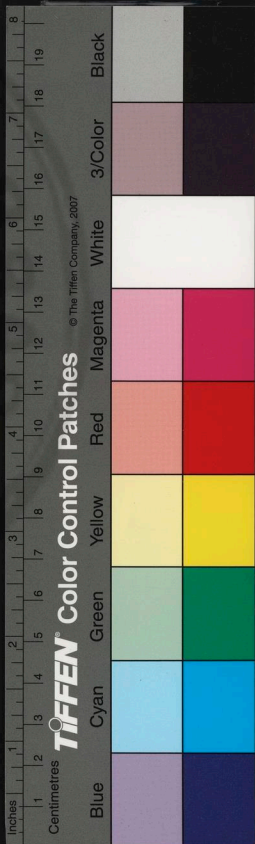
心從韓而伐趙雖與齊為一不足為也二國事半則韓可以移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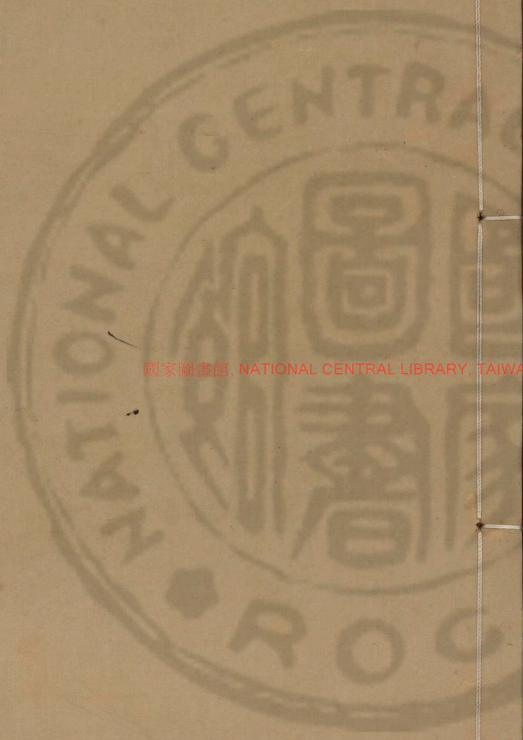
定也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

不可不審用也以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之替韓而未有以堅荆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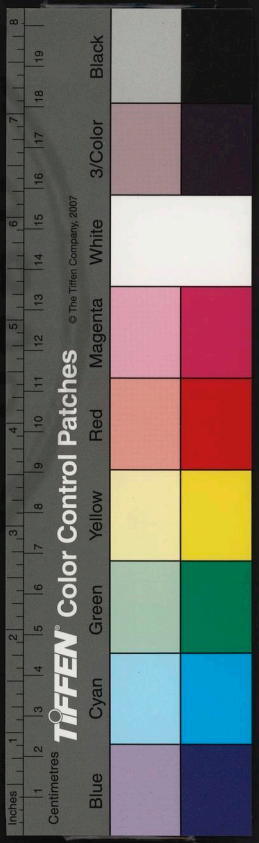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九



諸子奇賞卷之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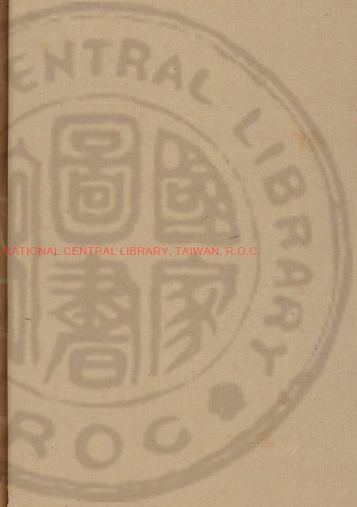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韓子

難一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對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

3426972 v.19



此語又法

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

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矣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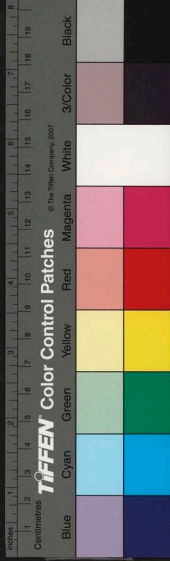
邾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

文公之霸句是仲尼之言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叻畝正，河濱之漁者爭砥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

嘗則歸亦難得述

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奸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之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



法術亦非庸主所能

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以已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今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于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堅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君主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堅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奔其母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願君



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而桓公弗行，及桓公死，垂
 出尸不葬，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
 言也。所以去墜才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
 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
 者，管仲將不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君
 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
 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
 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故，乃
 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奸，故爲刑罰以威

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奸不用於上。
 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君垂爵祿
 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
 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奸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
 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
 刁又至，非絕奸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垂流，出尸
 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
 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
 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

諸子論

卷四十五

四



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臣不困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晉平公與羣臣飲。釀乃唱。然而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待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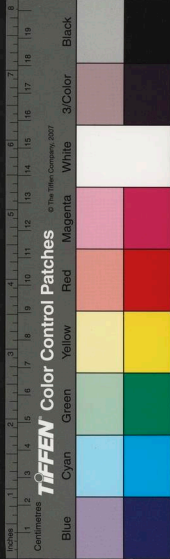
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君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



公之迹不可行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奸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為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而師曠亦失臣禮矣。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郕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郕子曰。胡不以狗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郕子曰。吾敢不分謫乎。或曰。郕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謫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

以狗。勸之以狗。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郕子之言。非危殆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郕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郕子乃至。是韓子之謫已成。而郕子且後至也。夫郕子曰。以狗。不足以分斬人之謫。而又生殉之謫。是何言分謫也。晉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泚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謫。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將郕子之得之也。今郕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也。故曰。郕子之言。非分謫也。益謫也。且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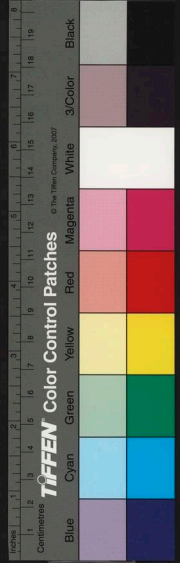
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郟子之所以分謫者也。

韓宣王問於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穆留對曰。管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變矣。或曰。管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

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死。平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誠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穆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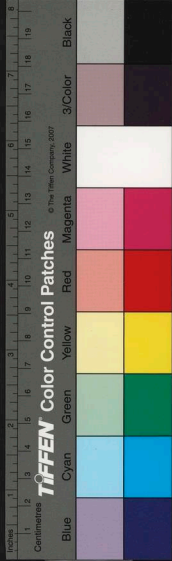
難二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耻也。公何故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囹圄。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



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耻於小人，而生桓公之耻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困而賜貧窮，論困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耻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耻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耻於君子矣。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困圖，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耻哉。管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事舉而紂惡之。文王乃

懼，請入雒西之地，赤壤之圃，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悅。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也，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也矣。不使人



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隲朋善純綠，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大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或曰：「叔向對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

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信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虞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而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管仲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爲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爲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



爲湯武亦
愛不能

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
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
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殺
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
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爲湯武
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
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
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
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惜豎刁易牙。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后从文詞
皆寃言也
加賊是寃
旨也

請子說貨
三
蠱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寃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君子不聽寃言。不受寃貨。子姑免矣。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寃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

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謂寃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遠禍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紵。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



又法變化
不可端倪

致所無容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
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
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年豐年之功
則入多人事天工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
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寃貨者無術之
言也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鼓
之而士不起簡子投袍曰易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
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

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
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卽位淫衍暴亂身好
玉女秦人來侵去絳七十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
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于
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
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
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
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簡子未可以速去楯





椿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欲以百族之子於愛上，皆如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狗上，數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人，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難三

魯穆公問于子思曰：吾聞龐桐氏之子不孝，其行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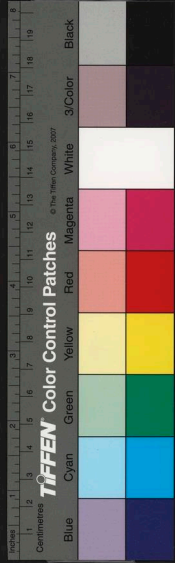
爲法受惡
其說亦正

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桐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音悅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

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止。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卽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卽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貳。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

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鈞而相管仲。君乃見之。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鈞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爲有桓文之德。是臣讎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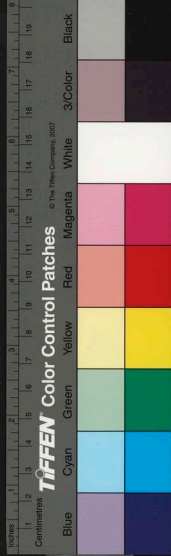
文體平而
台疎也

五穀

君○生○臣○不○愧○而○後○爲○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
人○之○不○貳○何○如○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
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
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
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
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
人。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
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

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
者三。故曰政在節財。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
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
爲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
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
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咎葉公之明。而使之悅
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
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
而。咸危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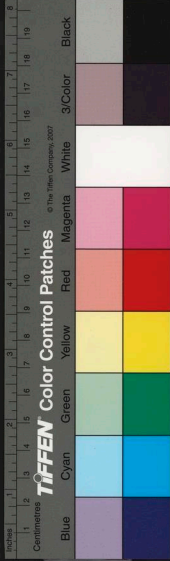
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賞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己，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

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僂。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于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功相徇也。論之於任，試之于事，課之于功，故群臣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于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而獨儉于上，未免于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



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
 半自養是侈于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知侈儉
 之地也為君不能禁者謂之劫不能節下而自節者
 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
 詐而食者禁力盡于事歸利于上者必酬聞者必賞
 汙穢為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于公
 民上竭力于家百官精剋于上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
 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
 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于微禁于微

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
 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
 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
 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
 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
 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于
 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
 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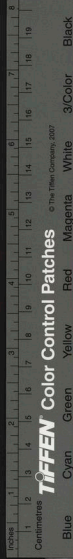


多事也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
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叅伍之政。不明度
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
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
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
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
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
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夫知姦亦有天羅。不失其一
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智察爲之弓矢。則子產

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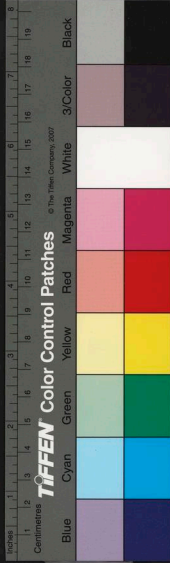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彊。左右對曰。
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嘗。芒卯對曰。
不及也。王曰。孟嘗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
左右對曰。甚然。鍾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
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
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沉者。三坂。知伯出。魏宣子御。
韓康子爲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
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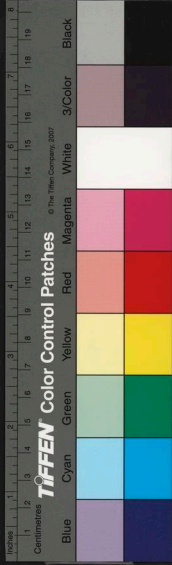
如左如策
亦復如雪
如濟韓子
極處全在



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于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鍾期之對也。有過。凡明王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彊天下無奈何也。而况乎嘗芒。卵韓魏其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則彊與弱。奚其擇焉。夫不能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

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謂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人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彊。其未有水人之患也。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鍾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鍾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鍾期之任也。此鍾期所以事昭王者也。鍾期善承其任。柔豫昭王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論官。





言有物亦
有大物

循據板對

雖知不言。今鍾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鍾期之對。皆有過也。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獻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入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術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示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胷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

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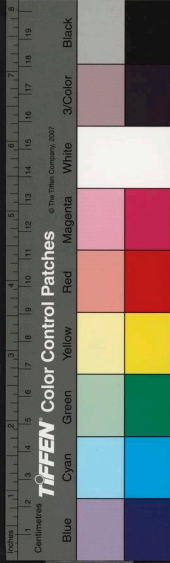
而難四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剋而奔齊。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主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禍。制萬乘而享大利。則

此等烟波
大史公不
沒也

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
是○承○爲○亂○也○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
微○之○情○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
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群○臣○忠○也○未○
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
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
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
卽○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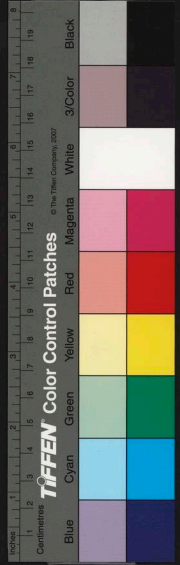
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䟽拙敗○羣臣之未
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群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
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䟽而拙
也○必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
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
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
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
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弑兄
五伯兼弁○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



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未甚也。明君不懸怒。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楮師作難，食龜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弑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

議論正當

懼死以微辜，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讐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樂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嚭，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楮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况為臣而行。



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讐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哉。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壅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或

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圭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壅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矣。或曰：屈到嗜芟，文主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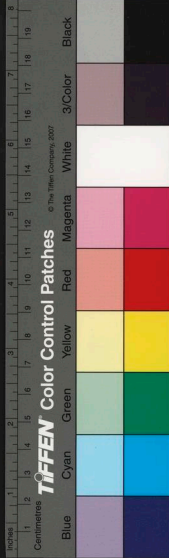


莊舉孫叔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用於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而今已加知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

難勢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螭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于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

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衆也。堯效於隸。屬而民不聽。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知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螭弗能乘也。霧醞而螭不能遊。



一作
飛

也。夫有盛雲。醴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蟻螳之材薄也。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

乘不肖人於勢。是爲。勵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一行。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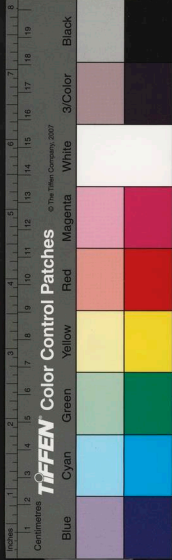


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遠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于自然則無爲言于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勢而亂吾非以堯桀爲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

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有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

矛楯二字
類案如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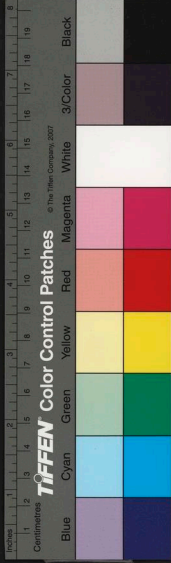


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矛盾之說也夫賢
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于世而一出是
比肩踵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于中吾所以爲言
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
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
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
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
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駢而分馳也相去亦遠
矣夫弃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

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
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
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
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
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滅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
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
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
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
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

知美人笑
夕荷花





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
王良也。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滅獲敗之。治非使
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節蜜也。必苦萊亭
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奚可以
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容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
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
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

只是有宜
無當一語
忽歸忽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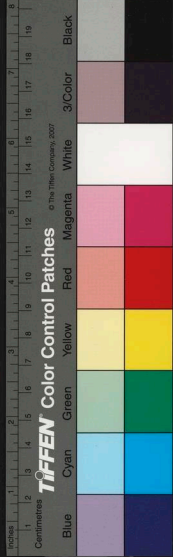
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
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
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
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
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
其法令。而遵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
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發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
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
儀的也。設五十步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

言其較于
委發

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爲之。發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豈自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定法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于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



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新故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奸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言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貴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

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徇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莫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奸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不勤飾





官主無術于上之患也。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
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于術也。申子言
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
弗言，是謂過矣。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
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
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
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百石之官，官爵
之遷，欲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
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天匠者手巧也，而醫者劑

卒出醫匠
喻言如

經論

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
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也，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
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故曰：二子之于法術，皆未
盡善也。

說疑

凡治之大者，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
之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在
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奸之法，太上
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

形容其臣
極矣而
難于若此
江文也

管子行賞

管子十五卷

管子

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執也法也者官之所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晉者有扈氏有失度謹堯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戾後紂有崇戾虎晉有狐偃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徃古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

者也。徃世之人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各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鬻倚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下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卑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或伏死于窟穴或



各曰尊君
而實薄其

稍死于草木。或飢餓于山谷。或沉溺于水泉。有民如
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
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
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
合。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從之。以
其威。雖身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如此
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
夫齊田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鄭太
宰欣。楚白公。周單茶。蕢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

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偏君。下
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不難為也。如此臣者。
惟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
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
叔。舅犯。趙衰。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其
為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球心意。明刑辟。治官
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
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
以其主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為整。谷黼洧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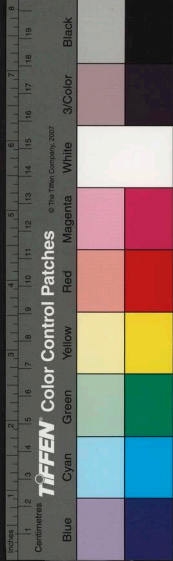
果主有明名廣譽于國而身不難受壑谷誦洧之甲。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况于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伯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荆芊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千吳王孫頴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搶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于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爲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况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

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陳靈公身死于夏徵舒氏荆靈王死于乾谿之上隨亡于荆吳并于越知伯滅于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詔諛之臣惟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主明王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奸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啟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弟之親也



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圯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縲綬纏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而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在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于用。臣也。夫無數以度其臣。而以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爲人臣者。破家殘賸。內搆黨與。外接巷族。以爲譽。從陰約結。以相固

也。虛相爵祿。以相勸。且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刦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已。忌怒則能害已。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其國。發聞于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托爲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而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也。內外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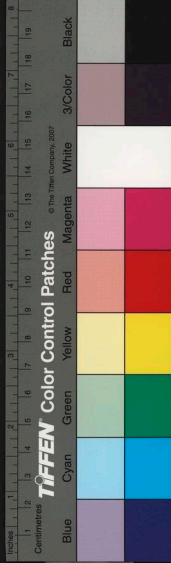
之大。奸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奸邪之意，則奸人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溝黨與聚巷族，偏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以知其然也？因曰：舜偏堯，禹偏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益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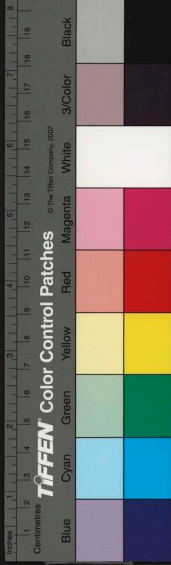
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奸臣聞此，蹙然舉耳以爲是也。故內構黨與，外摠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驕易其國，隱正道，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君而取國者衆矣。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馳騁，撞鍾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



勞。衣布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欲。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畢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筯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饗國數十年。兵不頓于敵國。地不虧于四隣。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隣國之患。明于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召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不安于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內不堙汙池臺榭。外不畢弋。訂

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于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于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奸而主不知也。爲人臣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狗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躁詐之人。不敢非面





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諍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闕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王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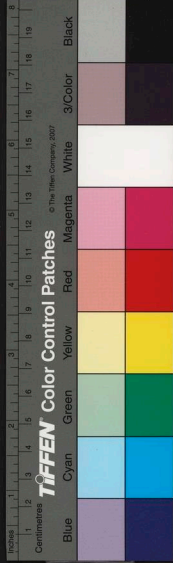
詭使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大利者所以得名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常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爲賤。

詭以主意
一二語紛
成千萬語
又無可謂
之聲譽
子孫效也

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奸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歿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饑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于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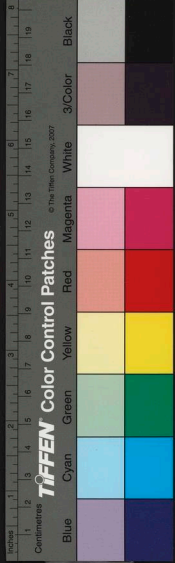
上。上之所急也。而悖慙純信。用心壹者。則謂之寡。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于上。謂之愿。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群。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人逐利。謂之疾險。蹀佻反覆。謂之智。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不稱。而不可用。行而乖于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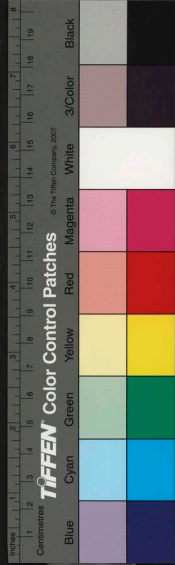
謂之桀下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凡上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戰之孤饑餓乞于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

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濫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爲順辭于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奸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踈遠詔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遇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善田利宅所以厲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于原野者

晉武帝門
今遊幸門



無宅容身。身死田奪。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閒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務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耻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汗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所以爲重也。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拚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比周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嚴居密處。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耶。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



立則莫得為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令于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諸子奇賞卷之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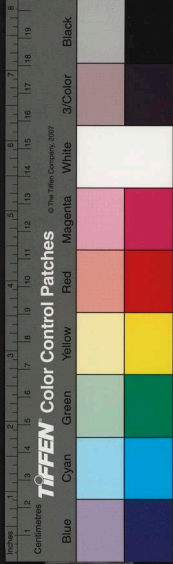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韓子

六反

畏。處遠難降，非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難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微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礪勇之士活賊匿姦。嘗死之民也。而

韓子板
世微聲
市但取
新子類字



立則莫得為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令于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諸子奇賞卷之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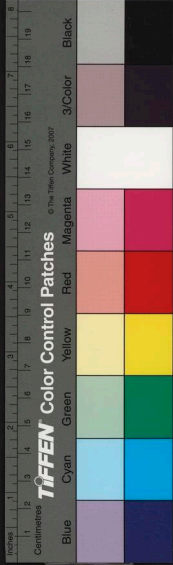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韓子

六反

畏。處遠難降，非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難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微。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礪。勇。之。士。活。賊。匿。姦。嘗。死。之。民也。而

韓子板
世微聲
市但取
新子類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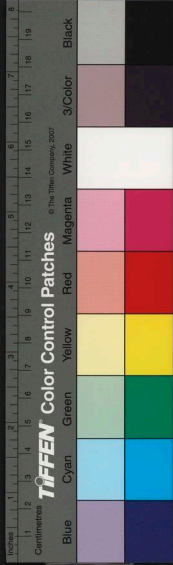


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臣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
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
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僕陋之民。方作而食。生利之
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毅之民
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思事。尊上之民也。
而世少之曰怯懼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
世少之曰譎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偽
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
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法。利而譽之。世主聽
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室。而譽
之。世主壅于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
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
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愛棄
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痊者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痊。飲藥。則
身不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



此惡俗也
盡盡人然
字非于是
一擇言矣

懷利以奉
其君非上
臣懷利以
貢其臣亦
非明王也

論子而賞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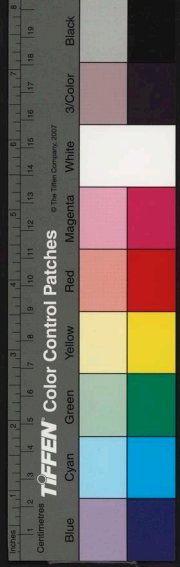
有。鄙。矣。且。父。母。之。子。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
此。俱。出。父。母。之。懷。襁。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
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子。子。也。猶。用。計。筭。之。心
以。相。待。也。而。况。無。父。子。之。澤。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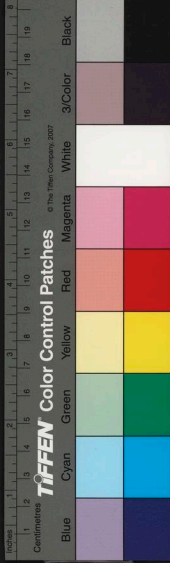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
求。人。主。之。過。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于。論。恩。詐。而。誣
也。故。明。王。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于。法。禁。法。禁。明。著
則。官。法。必。于。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
國。富。則。兵。強。而。伯。王。之。業。成。矣。伯。王。者。人。主。之。大。利。

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
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
爵。祿。至。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
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
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伯。王。也。

大。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
輕。貨。于。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于。市。雖。大。盜。不
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于。幽。隱。必。知。則。大。盜。不。敢。攫
懸。金。于。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

論子而賞
卷四





以法禁而不以慈臨。母之愛子也倍。父令之行于子也。十。母吏之于民無愛。令之行于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求于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于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于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特答子多善用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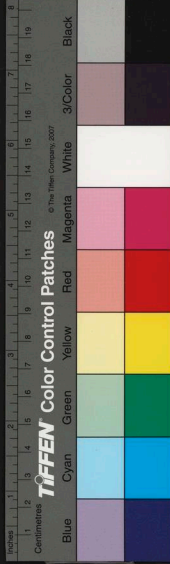
秦文善反
費推解而
錄局未大
韓文能大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勞苦。難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法此亂。亾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于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

此言刑寡
而悞眾實
寡而竊眾
非止爲一
罪人也
妙在若解
者不解

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于
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又
不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
愚知之分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
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
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
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
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
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

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
何疑于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
止姦何必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
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
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于民也所謂重刑者
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
蒙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
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
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躡于山而躡于堙山者大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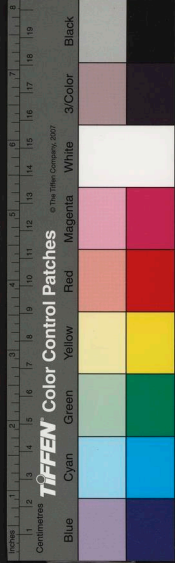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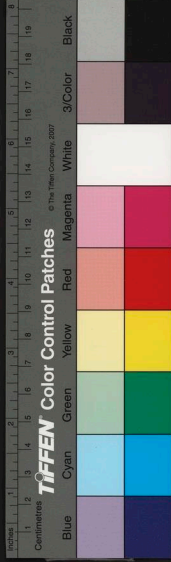
順之。埶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埶也。以輕罪之爲民道也。非亂國也。明設民陷也。此則可爲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訟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歛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以爲足其財用。而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貨財足。

用貨財足。用則輕。用則輕。用則後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後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于用力。上治。儒則肆于爲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儒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





有四海之內而不足于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天子而樂未必以天子爲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

窮暗且蒙
無術不肖
亦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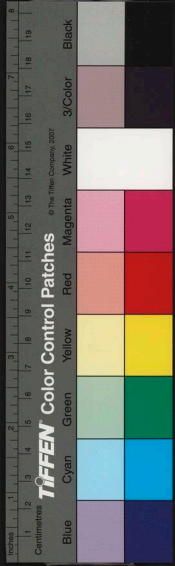
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于不用。不肖者得于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爲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奢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統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為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信。處治事之官。而為其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法

術。倒言而詭。使參聽。無門戶。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得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敢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為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為耕戰之士。故人主之所察。智士盡其辯



焉。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遵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責文學，則民之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措笏于戚，不適有方。鐵錐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

百音陌屬也。左傳距踊三百。古稱行杖，人曰五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

于城距衝，不若堙穴伏窰。古人極于德，中世逐于智。

當今爭于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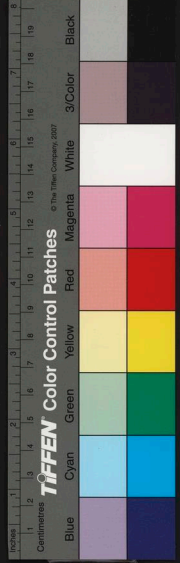
鈿。鈿，耨也。耨，即推輪也。古者摩蜃而耨。而推車者，古者人寡

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

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

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

措政方



政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于實者，言有辭拙，而急于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

益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王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利，貨賂不行者，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爲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爲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



漢知秦之
急者其後
世別

作喻如雷
乘常語此
和扶也

論語子罕篇

卷四

說勸飯之說明王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說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
論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
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操
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不用而國治
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于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
于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于樂正則瞽工
輕君而重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于寵人

則臣下輕君而重寵人矣人主不親親聽而制斷在
下託食于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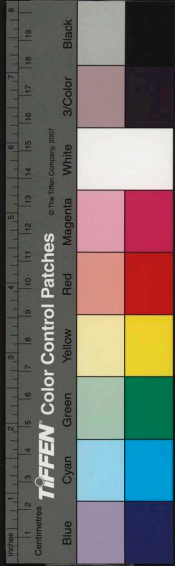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
意欲不宰于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
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
鼯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
有主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
不可得也

八經

諸子行賞

卷四

七



天降而鬼
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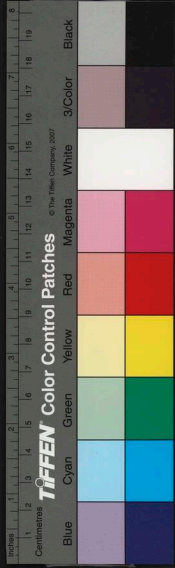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王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

右因情

力不敵眾，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有過。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

右王道

臣有二因，謂內外也。外曰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誅其親，聽重帑，則外不藉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藉，內不因，則姦宄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責帑，固



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緊曰。詭曰。易易均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隣敵多資。僂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徼倖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蹄。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醜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于內。則治生于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

右起亂

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折。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折之微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誅罰而罪同。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



論子言賞
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闇。說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設諫以綱獨爲。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圖以散朋黨。深一以警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罪辟罪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衷。漸吏以離通比。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

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吏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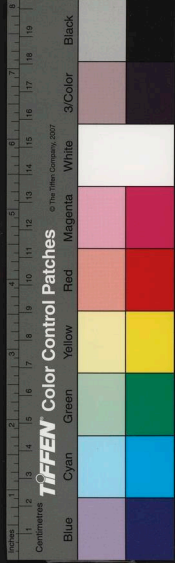
右立道

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故明王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

右參言

行表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發。民以制畏上。而

參其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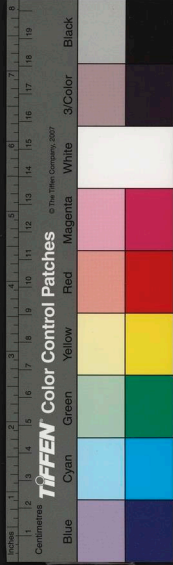
上以勢卑下。故下肆。很觸而榮于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賕敘之政。是以法令曠。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敘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噶。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

之國也。

右主威

五蠹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于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



斷。糲。案。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麤。裘。夏。日。葛。衣。雖。監。門。
 之。服。養。不。虧。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
 民。先。股。無。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
 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
 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
 子。孫。累。世。繫。駕。言累世乘軒不徒行也。故。人。重。之。是。以。人。之。干。
 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
 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膝。膈。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
 買。庸。而。決。竇。故。飢。歲。之。春。幼。弟。不。饑。穰。歲。之。秋。蹠。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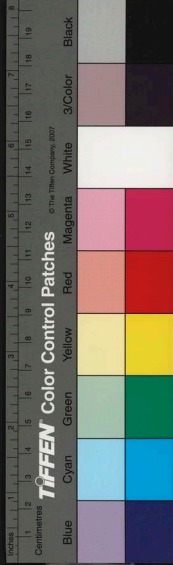
非欲以術
 任法以法
 而代智謀

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人。
 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
 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素。非。下。也。權。重。也。故。聖。
 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
 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備。適。於。事。且大
 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
 民。猶。無。轡。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
 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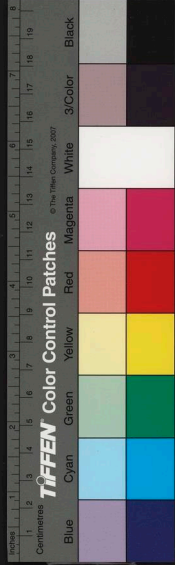
冠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
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子父則必治推是言之是
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皆見愛而
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
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
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死以効仁非以爲治也夫垂
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
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今有不才
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

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
焉而終不動其羶毛不改州郡之吏操官兵推公法
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
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于愛聽
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
跛踦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
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不必害不釋尋
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
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



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弟兄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

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曲于父報而罪



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曾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非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

兩行原不相碍

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王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





言子言實 卷四十一
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

使貪使詐
本此

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臣無姦詐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于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諛言者。務爲辯。而不周于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

諸子治賞
免于亂。行身者競于爲高。而不合于功。故智仁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于弱。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民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

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藉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二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近御者。積于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俾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

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于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于臧



獲行直則怒于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儀。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詞。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

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飢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歛于富人。以布施于貧家。是奪力而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于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賞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



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
役服文學而議說世王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
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
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
可得也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于耳必隨之以
劔世王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
賞而家闕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母私聞
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使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
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于

學也若是其言宣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
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于官以爲非也
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亾之道也澹臺
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行不稱其
貌宰予之詞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
充其辨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
乎失之宰予以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
新辨監乎宰予而世王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
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辨而有華



務精百位

古語賞

卷四十六

三

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辨。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辨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于馬智。故明王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

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苑之士。亦不耕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母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衆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闔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于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正

古語賞

卷四十六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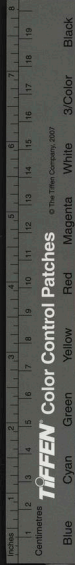
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

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矣。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于人也。而人之所以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于治。明吾法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秣萬歲，千秣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于人。此



人之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
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
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
聽吾言，則可以伯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至不受
也。故明王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
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
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
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
不擲，瘞則寢益，而剔首擲瘞，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

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
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上爲酷修
刑重罰，以爲禁邪，而上爲嚴徵賦錢穀，以實倉庫，
且以救飢饉備軍旅也，而上爲貪，境內教戰陣閱
士卒，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上爲暴，此四者所
以治安也，知之而不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智
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
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謫，夫
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



諸子音賞 卷四六
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忠孝

世之所爲烈士者雖衆獨行取異于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由于無法教由于無用者天下以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必以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誦誦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是誦誦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母稱堯舜之賢母譽湯武之伐母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于事王者爲忠臣古者黔首俛密蠢愚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僞詞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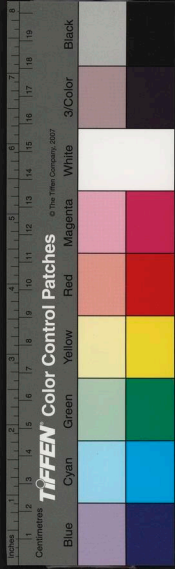
乃始比
焉言

而無以天下為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三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三者為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

人主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

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劍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夫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向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于子罕，簡公失其爪牙于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



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用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詿。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王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

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于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于私門。而務于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于人也。或有所智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于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于愚人。賢士程行于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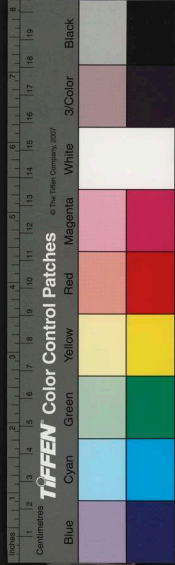


詩子音賞 卷四
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支。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于屬。錢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于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節令

通篇絲核之語，極說極怪，別是一局面。

節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九里斷者，強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未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無當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此謂以治出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



必能有之。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輕刑。輕刑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制分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而得人之情。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

附錄

太史公曰。申子卑卑。索隱曰。自勉。勵之意也。施之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李斯督責之術

凡古之所謂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殉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鑿

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狎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狎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墜之勢異也。

韓非論

蘇軾

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

是原于道
德之意解



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

孔明寫申韓書

成都楊慎

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子輔導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何耶？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少文，要以制略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貴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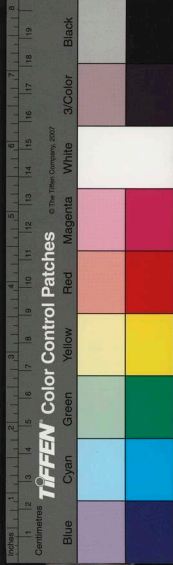
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蓋人意志，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唯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客有以門無子近刻韓子迂評示余者，且曰：又多乎哉！是書不行久矣，不他之刻，而是之刻，何無當也？予曰：不然也。客之不當也，不謂其流乎，不然也。昔人固



謂其捨短取長可以通萬方之略無論已顧先秦之
文韓子其的發焉其書二十卷五十三篇十餘萬言
獄者鉅者論者奇者諧者俳者歛歔者憤懣者號呼
而泣詠者皆自其心之所欲爲而筆之于書未常有
所宗祖其何氏何門也一開帙而爽然若然熾然渤
然英精晃盪聲中黃官耳有聞目有見學者誠以嚴
威度數爲表慈悲不忍傷人爲實而以觀其權略之
言則可藉以整世而齊民如執左契而無難矣聖經
賢傳單思困神而時或出其百家之勝者以觀閱之

則亦足以遊目而蕩胸脯肉包美饜其至者而時或
謂以奇珍小藻水陸酸辛則雖螫吻裂鼻縮舌澁齒
而亦足以快腹韓子之文予不知其不可也而予何
謂其無當也李斯亦先秦人也顧其心止于持祿而
不在用世而其所爲勸行督責一書不過勦韓氏之
酒魄耳非且奴畜之而肯爲其侑仲乎斯與非俱事
苟卿自以爲不如非旣已忌而譖殺之及其奏對則
言必稱其語可以知其心服矣陽翟亦先秦人也所
著有十二紀八覽六論雜取儒生之言倣依古學而



緣飾于義理故其文亦沉鬱孤峻如江流出峽遇石而未伸者有哽咽之氣焉予固曰先秦之文韓子則擅場矣陽翟亦驂乘焉客何謂其無當也既已荅客問遂書于孤石堂示諸生歸安茅坤跋

呂氏春秋序

漢河東高誘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為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為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今楚質於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耶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



緣飾于義理故其文亦沉鬱孤峻如江流出峽遇石而未伸者有哽咽之氣焉予固曰先秦之文韓子則擗塲矣陽翟亦驂乘焉客何謂其無當也既已荅客問遂書于孤石堂示諸生歸安茅坤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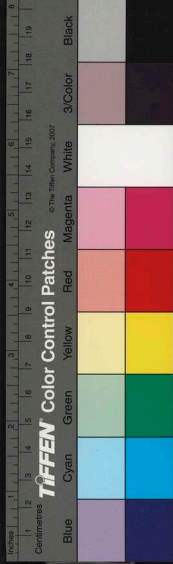
呂氏春秋序

漢河東高誘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為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為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今楚質於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耶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



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爲適嗣。不韋乃以寶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爲適嗣。華陽夫人以爲己子。使不韋傳之。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國君爲王。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君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



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
 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案
 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
 慮傳義失其本真，少能詳之，故復取先師舊訓，概乃
 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
 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斲而裁之，比其義焉。

諸子奇賞卷之四十七至五十一

呂子

節錄

名不韋，濮陽人。爲陽翟大賈。時秦異人質于趙，
 以爲奇貨可居。取邯鄲姬有孕，獻之異人。生子
 政，是爲始皇。尊爲相，國封文信侯。招集四方遊
 士，著爲呂氏春秋。懸書國門，莫能增損一字。亂
 秦，喬以盜國。亂聖經，以盜
 名。卒徙蜀，自殺。有以也夫。

卷之四十七

本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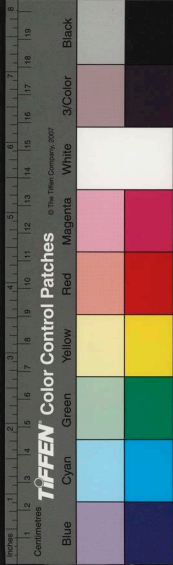
重已

貴公

去私

情欲

當染



功名

盡數

先已

論人

園道

勸學

尊師

誣徒

用衆

侈樂

適音

古樂

音律

音初

明理

卷之四十八

蕩兵

振亂

禁塞

懷寵

論威

簡選

決勝

愛士

順民

知士

審已

精通

節喪

安死

異寶

異用

至忠

忠廉



當務

長見

士節

介立

誠廉

不侵

序意

名類

去尤

聽言

謹聽

務本

論大

卷之四十九

孝行

本味

首時

義賞

長攻

慎人

遇合

必已

慎大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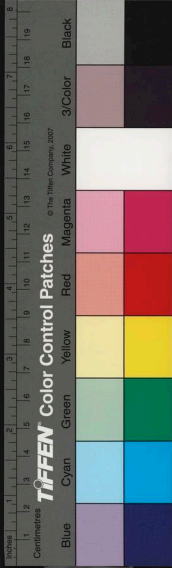
察今

先識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審分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慎勢

不二

執一

卷之五十

審應

重言

精論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其備

離俗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為欲

貴信

舉難

恃君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驕恣

觀表

開春

察賢

期賢

審爲

愛類

貴卒

卷之五十一

慎行

無義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傳

貴重

真諫

知化

過理

壅塞

不苟

贊能

自知

當賞

博志

貴當

似順

別類

有度

分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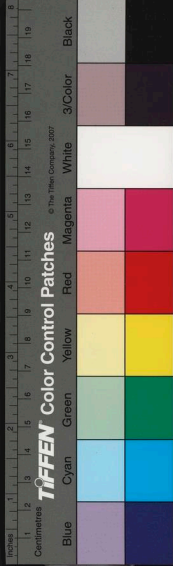
處方

慎卜

士容

務大

上農



任地

辯土

審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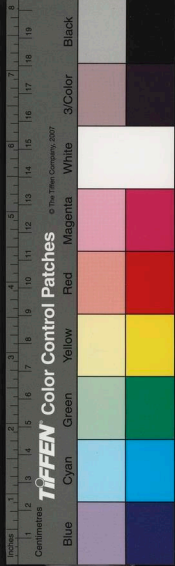
諸子奇賞卷之四十七

古英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呂子

本生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
 櫻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故者也。此官之
 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
 以害生。則失所為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
 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為修之矣。夫水之性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壽壽即性
壽示者也
也六也

清土者相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相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爲君悖以此爲臣亂以此爲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瘡必弗食是故聖人之于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

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惡得不傷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于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憚此之謂全德之人貴富而不知道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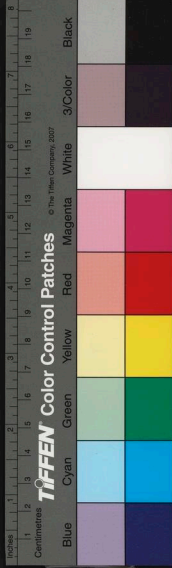
足以為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出。則以申。入則以竇。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蹙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疆。命之曰爛。腸之食。靡鼻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

重已

佛。至。巧。也。人。不。愛。佛。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一。蒼。壁。小。幾。

至尼放至
貴

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鬻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太。



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
治國。必殘必亡。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壽
長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則
其至不可禁矣。此論不可不熟。使鳥獲疾引牛尾。尾
絕力動。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椽。而牛
恣所以之順也。

貴公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
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

金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遺
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
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
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
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
帝之德也。

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
匠不斲。大庖不豆。大勇不鬪。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
私惡。用管子而爲五伯。長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

魯大則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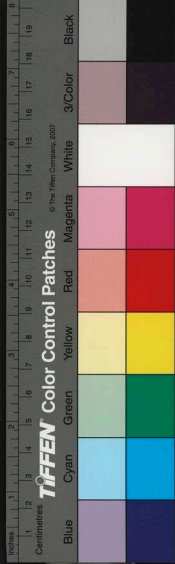
出于戶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飾服。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為。

去私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黃帝言曰。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

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腹蘄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蘄對曰。墨者之





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虧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

情欲

天生人而使其有食有欲欲有情情有節聖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俗主虧情故每動爲亡敗耳不可贍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爲也其於物也不可得之爲欲不可足之爲求大失

論音爲法
自矣至不
下明矣

讀之
有尊生之
想

在本民人恐謫。又樹大警。意氣易動。蹻然不固。矜勢
好智。胸中欺詐。德義之緩。邪利之急。身以困窮。雖後
悔之。尚將奚及。巧佞之近。端直之遠。國家大危。悔前
之過。猶不可反。聞言而驚。不得所由。百病怒起。亂難
時至。以此若人。爲身大憂。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
甘味。與死無擇。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聲色滋味。能
久樂之。突故論早定也。論早定。則知早齋。知早齋。則
精不竭。秋早寒。則冬必煖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
地不能兩。而况於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萬物之

形。雖異其情。一體也。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
地也。尊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
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生。以
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
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胃中大擾。妄
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爲。用心如此。豈
不悲哉。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荆莊王爲
幸。自有道者論之。則不然。此荆國之幸。荆莊王好周
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盡傳其境內之勞。與諸



高子音賞 卷四十七
侯之憂於孫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爲故。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

當染

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紗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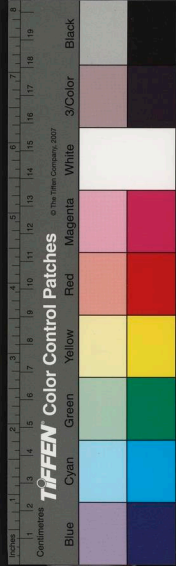
桀染於羊辛。歧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僂。舉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公染於咎犯。邾偃。荆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吳王闔廬染於伍員。父之儀。越王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疆。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山



彙括理字
馬後備天

尚。漆。於。魏。義。根。長。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禋。此。六。君。者。所。染。不。賞。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凡。為。君。非。為。君。而。因。榮。也。非。為。君。而。因。安。也。以。為。行。理。也。行。理。生。於。當。染。故。古。之。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所。染。不。當。理。矣。由。至。六。君。者。是。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所。染。不。當。也。存。亡。

故不獨是也。帝王亦然。非獨國有染也。孔子學于老聃。孟蘇夔靖叔。曾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于魯。墨子學焉。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真。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學于禽滑釐。田繁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



顯榮于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功名

功名之不可得逃。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疆令之笑。不樂。疆令之哭。不悲。疆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至醜黃。水

居官如燕
之走清可
矣

之有酸。徒水則必不可。以狸致鼠。以水致蠅。雖工不能。以茹魚去蠅。蠅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罰雖重。刑雖嚴。何益。大寒既至。民煩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欲爲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欲爲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民無走。則王者廢矣。暴君幸矣。民絕望矣。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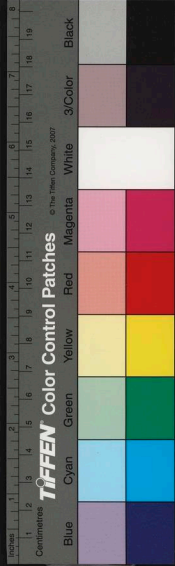


此事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若命之不可易。若美惡之不可移。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關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而不能與之賢名。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

盡數

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

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爲飛揚。集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夔明。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



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處耳則為聾。為聾處目則為瞶。為盲處鼻則為鼽。為室處腹則為脹。為府處足則為痿。為蹙輕水所多。禿與癩人。重水所多。虺與癩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疝與痲人。苦水所多。疔與僂人。凡食無疆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謂之疾首。食能以時。身必無災。凡食之道。無飢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百節虞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於中。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為其末也。

先已

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蓄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賡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

所以爾也

可稱醫王



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義則人善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萬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于無爲無爲之道曰勝天義曰利身君曰勿身勿身督聽利身平靜勝天順性順性則聰明壽長平靜則業進樂鄉督聽則姦寒不皇故上失其道則邊侵于敵內失其行名聲墮于外是故百仞之松本傷于下而未槁于上商周之國謀失于胸令困于彼故心得而聽得聽得而

事得事得而功名得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教而後殺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後兵故兵莫疆焉當今之世巧謀並行詐術遮用攻戰不休亡國辱主愈衆所事者未也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儀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



得其一萬
事畢

子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冗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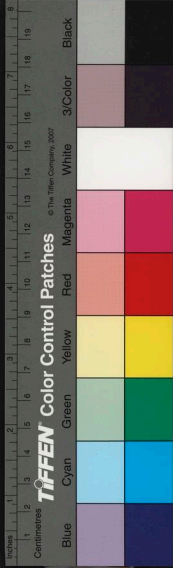
論人

主道約。君守近。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其求之彌疆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而游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自然之塗。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凡彼萬形得一後成。故知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德行昭美。比于日月。不可息也。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可得也。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也。舉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惑也。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讒人困窮。賢者遂興。不可匿也。故知知一。

者子所賞

卷四十一

七



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何物之不應。譬之若御者。及諸已。則車輕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爲在人。故日殺僇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悟。三代之興王。以罪爲在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於王。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異。皆巧言辭辭。以自防禦。此不肖王之所以亂也。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恃。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王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僞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汗無之。而非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園道

主執園。臣處方。方園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周。園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園道也。精行四時。一上

汗亦不可
逃



獨今即下
十流水之
岸今重則
石尊固故
重此言可
以訓奉

音字音賞

卷四十七

五

一下各與遇。園道也。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
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園道也。雲氣西行。
云云。然冬夏不輟。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
滿。小為大。重為輕。園道也。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
者。乃無處也。以言不刑。蹇。園道也。人之竅九。一有所
居。則八虛。八虛甚久。則身斃。故唯而聽。唯止聽。而視
聽。止以言說。一不欲。留。留運為敗。園道也。一也。齊
至貴。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
物以為宗。聖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正。以出號令。

令出于主。口官職。受而行之。日夜不休。宣通下究。藏
於民心。遂於四方。還周復歸。至于主所。園道也。令。園
則可。不可善。不善無所擁矣。無所擁者。主道通也。故
令者。人主之所以為命也。賢不肖安之危之所定也。
人之有形體四枝。其能使之也。為其感而必知也。感
而不知。則形體四枝。不使矣。人臣亦然。號令不感。則
不得而使矣。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主也者。使非有
者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
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堯舜賢主也。皆以賢者為

音字音賞

卷四十七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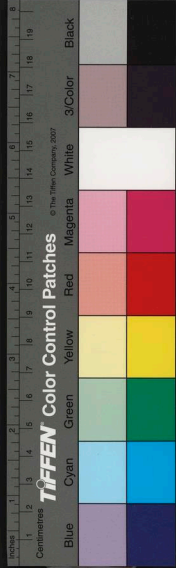
後不肖與其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今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審也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相遠此所以不受也賢王之立官有似于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以此治國國無不利矣以此備患無由至矣

勸學

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

平于忠孝
論學甚正

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于不知理義不知義理生於不學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爲聖人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若此則名號顯矣德行彰矣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所求盡得所欲盡成此生于得聖人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



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疆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凡說者。兌之也。非說之也。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兌。而反說之。夫弗能兌。而反說。是拯溺而碣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飲之以董也。使世益亂。不肖王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為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理勝義立。則位尊矣。

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慙。凡遇合也。合不可必。遺理釋義。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故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曾子曰。君子行于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有夫。安敢畏。孔子畏于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



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

尊師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魯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贊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且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于帝智不至于聖而欲無尊師奚由

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瘖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



言子而第 卷四七
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
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凡學必務進業。心
則無管。疾諷誦。謹司聞。觀驩愉。問書意。順耳目。不逆
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說。以論道。不苟辨。必中法。得
之。無矜失之。無慙。必反其本。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
心爲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爲務。此所以尊師
也。治唐圃疾。灌浸務。種樹織苑。屨結置網。相蒲葦之
田。野力耕耘。事五穀。如山林。入川澤。取魚鼈。求鳥獸。
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

食。必蠲潔。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
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
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
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
朝。君子不與交友。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
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
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身成則爲人子。
弗使而孝矣。爲人臣。弗令而忠矣。爲人君。弗疆而平
矣。有大勢。可以爲天下正矣。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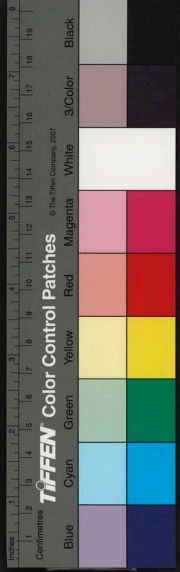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
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然則王者有嗜乎
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
亦不同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固無恒心若
晏陰喜怒無處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已不肖

誣徒

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
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太學祭先
聖則齒嘗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自非懷過自用不可證移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
論其材不察其行歐而教之阿而誦之若恐弗及弟
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聞識疏達就學敏疾本業幾
終者則從而抑之難而懸之妬而惡之弟子去則冀
終居則不安歸則愧於父母兄弟出則慙於知友邑
里此學者之所悲也此師徒相與異心也人之情惡
異於已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人之情不能親其
所怨不能譽其所惡學業之敗也道術之廢也從此
生矣善教者則不然視徒如已反已以教則得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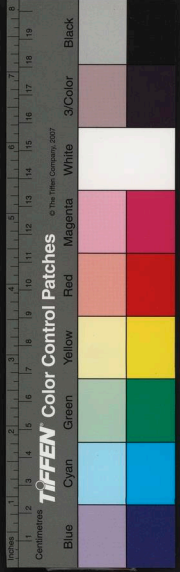
情也。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已。若此，則師徒同體，人之情愛同於已者，譽同於已者，助同於已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從此生矣。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從師淺而欲學之深也。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又况乎達師與道術之言乎。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專，好之則不深，就業則不疾，辯論則不審，教人則不精於師，慍懷於俗，羈神於世，矜勢好尤，故湛於巧智，昏於小利，惑於嗜欲，問事則前後相悖，以章則有

異心以簡，則有相反，離則不能合，合則弗能離，事至則不能受，此不能學者之患也。

用衆

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醜不能，惡不知，病矣，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况於賢者乎。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為，辯議而苟，可為是教也。

石之一日
孤學者之



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為。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為賢主也。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衆也。立已定。而舍其衆。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

居。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衆視。無畏乎離婁矣。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楚魏之王。辭言不說。而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衆也。

修樂

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世之人主。多以



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
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爲木革之聲則若
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
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以此爲樂則不樂
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王愈卑則亦失樂之情
矣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設紂作
爲侈樂犬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以衆爲觀倣
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
量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

也作爲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
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
其王之與樂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
知樂之情而以侈爲務故也樂之有損譬之若肌膚
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
飢飽此六者非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
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生也者其身固靜或而
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
則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浮亂之

字甚難
得樂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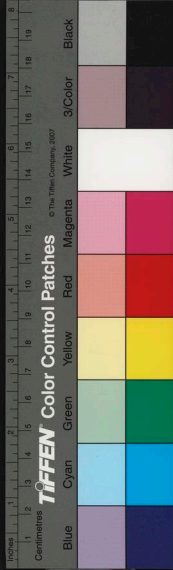


心淫。伏姦詐之事矣。故疆者劫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傲幼。從此生矣。

適音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欲芬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

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得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窳。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則不鑿。不鑿。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故太鉅。太清。太小。太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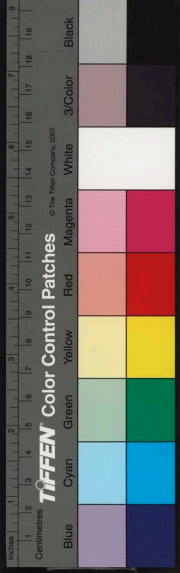
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
 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清濁
 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平和
 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
 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凡音樂
 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
 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
 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
 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大饗之禮。上玄尊而俎

生魚。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禮樂也。
 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教民。平好惡。行理
 義也。

古樂

初樂古質

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
 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
 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
 絃。瑟以承陰氣。以定羣生。音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
 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



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
八曰總萬物之極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
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闕而滯著筋骨瑟縮不
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
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
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開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
黃鐘之宮吹日舍少次制十二筩以之阮隃之下聽
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此
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

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
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
之命之曰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
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
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
祭上帝乃令鐸先爲樂倡鐸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
其音英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僊
作爲鼗鼓鐘磬吹苓管壎箎韜椎鍾帝嚳乃令人抃
或鼓鼗擊鐘磬吹苓展管箎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



譽大喜，乃以康帝德，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澗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臯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殷湯卽位，夏爲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爲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卽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于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



于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
非獨為一世之所造也

音律

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
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
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仲呂三分所生益
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
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為上林鐘夷則南呂無
射應鐘為下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

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鐘
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
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
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
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慎
無發益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大呂之月數將終終
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太簇之月陽氣始生草
木繁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
德去刑無或作事以害羣生姑洗之月達道通路溝

鐘言月令
需而右則



潰修利申之此令嘉氣趣至仲呂之月無聚大衆巡
勸農事草木方長無搆民心蕤賓之月陽氣在土安
莊養佚本朝不靜草木早槁林鐘之月草木盛滿陰
將始刑無發大事以將陽氣夷則之月修法飭刑選
士厲兵誥誅不義以懷遠方南呂之月蟄蟲入穴趣
農收聚無敢懈怠以多為務無射之月疾斷有罪當
法勿赦無留獄訟以亟以故應鐘之月陰陽不通閉
而為冬修別喪紀審民所終

音初

多音
祖

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賁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
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見良目也之子是必
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
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勳折撩斧斫斬
其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爲
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
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
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弓旒實始作爲南音周公
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周昭王親將征荆辛



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扞
於漢中辛餘靡振王非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
于西翟實爲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
作爲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繆公取風焉實
始作爲秦音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
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
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非飛遂不反二
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非音凡音者產
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內

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知其志觀其志而
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
故曰樂之爲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
鼈不大世濁則禮煩而樂淫鄭衛之聲桑間之音此
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流辟詭越悖濫之音出則
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衆辟從此產矣
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和
而民鄉方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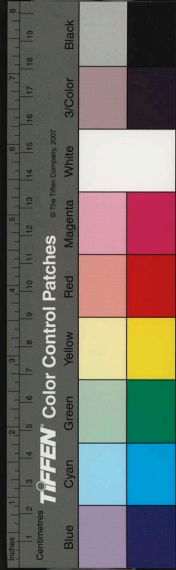
明理



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亂國之主未嘗知樂者。是常主也。夫有天賞得爲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此之謂大悲。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速也。其風雨則不適。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晷。寒暑則不當。陰陽失次。四時易節。人民淫爍不固。禽獸胎消不殖。草木痺小不滋。五穀敗不成。其以爲樂何哉。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長少相殺。父子

身經由已

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理。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鶴。若衆車。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雲旂。有其狀若衆馬。以闢。其名曰滑馬。有其狀若衆植華。以長黃。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旄。其日有鬪蝕。有倍備。有暈珥。有不光。有不及。景有衆日。並出。有晝盲。有霄見。其月有薄蝕。有暉珥。有偏盲。有四月並出。有二月並見。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



兩子奇賞卷之四十八

古吳陸仁錫明卿甫評選

呂子

蕩兵

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廢勝。

木銷蠶蠱盡賊。然必官不計善。對子華子曰。夫。...

諸子奇賞

卷之四十八

一



兩子奇賞卷之四十八

古吳陸仁錫明卿甫評選

呂子

蕩兵

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廢勝。

木銷蠶蠱盡賊。然必官不計善。對子華子曰。夫。...

諸子奇賞

卷之四十八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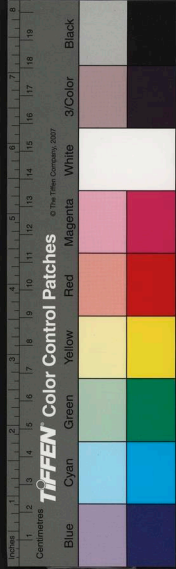


想當然耳

者用事。又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
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為長，長則猶
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
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長；長之立也，出于爭。
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
有義兵，而無有餽兵。家無怒咎，則豎子嬰兒之有過
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互相侵也，立見天下無
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餽於家，刑
罰不可餽於國。誅伐不可餽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

兵可千日
不用不可
一口不備

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餽兵。夫有以饑死者，
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
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餽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餽
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
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
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
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
已矣。祭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
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鬪兵也，三軍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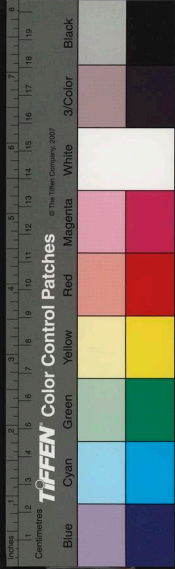


戰兵也。此人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
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疆。談雖辨。文
學雖博。猶不見聽。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
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
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壚
弩之射于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
若不能有其民。而況於暴君乎。

振亂

百今之世濁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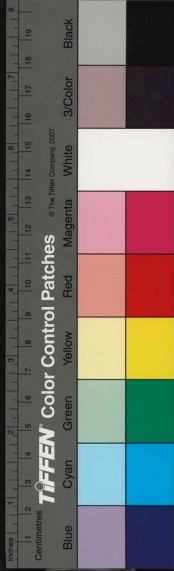
賢者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齟。黔首無所告愬。世有
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榮且苦者也。而逸。世主恣
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况於不肖者乎。故義
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凡
爲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
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
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
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利害在察此論。



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而取舍人異，以辨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誣悖之士，雖辨無用矣。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爲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爲深夫，以利天下之民爲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伐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

禁塞

凡救守者，太上以說，其次以兵，以說則承從多羣，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則誦之，臥則夢之，自今單唇乾肺，費神傷氣，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偷其意，下稱五伯名士之謀，以信其事，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行說語衆，以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則必反之兵矣。反之於兵，則必鬪爭之情，必且殺人是殺無罪之民，以與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先王之法。



曰爲善者賞爲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義兵爲可。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

此七君者。大爲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爲萬數。壯使老幼胎臙之死者。大實平原廣堙深谿。

大谷。起巨水。積灰填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凍餓飢寒之患。以至於今之世。爲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爲京丘。若山陵。世有興王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察此其所自生。生于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夫無道者之恣行。幸矣。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于不肖者之幸也。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賢者益疑矣。故大亂天下者。在于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

有意攻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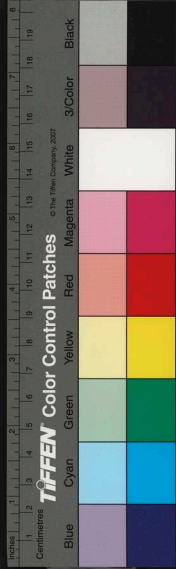
懷寵



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必當義。然後議。故說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暴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執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以彰好惡。信與民期。以奪敵資。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曰。

阿作誓詞

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無道據傲。荒怠貪戾。虐衆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警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下不惠民。徵斂無期。求索無厭。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爲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爲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天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讐者。身死家戮。不救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以鄉聽者。祿之以鄉。以邑聽者。祿之以邑。以國聽者。祿之以國。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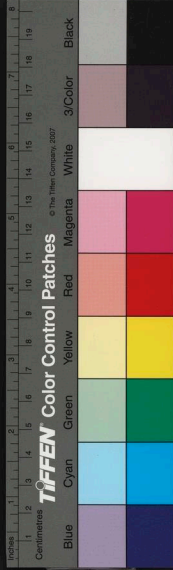


論威
舉其秀士而封侯之。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見其長老而敬禮之。皆益其祿。加其級。論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必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謀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論威

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不可搖蕩。物莫之能動。若此。則敵胡足勝矣。故曰。其令疆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誦。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
善論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窺窅乎冥冥。莫知其情。此之謂至威之誠。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

鍊字鍊句
必以先奉
爲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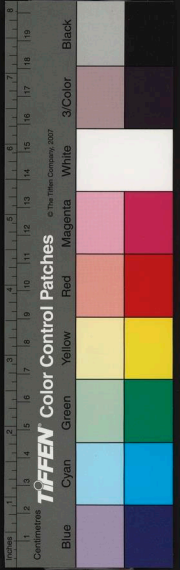
疾不可久
送則危矣
疾捷先也
以不速矣

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克起鳥舉死殢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并氣專精心無有慮日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再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荆致死於韓主而用人皆畏又况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亦未接而欲已得矣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鬼形性相離

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鎡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擊木則拌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沈以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也則得之矣專諸是也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又况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躅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

簡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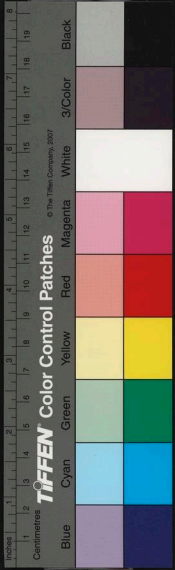
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



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耨白挺。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劔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劔無擇。為是鬪。因用惡劔。則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為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劔之利也。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令能將將之。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是矣。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遂禽移大犧。

又禽獸甚
言之也

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黜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親殷如周。視人如已。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為天子。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為兵首。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南至石梁。西至鄴郭。非至令支。中山。亡邢。狄人滅衛。桓公更立邢。于夷儀。更立衛于楚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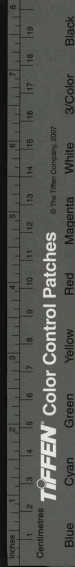


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衛之畝。尊天子於衡雍。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爲前陣。與荆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于庫廬。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統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爲而不足。專恃此勝之一策也。

決勝

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必義。則敵孤獨。敵孤獨。則上下虛。民解。落孤獨。則父兄怨。賢者誹。亂內作。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勇則能決斷。能決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實墜。若鷲鳥之擊也。搏攫則墮中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非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非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儻忽往來。而莫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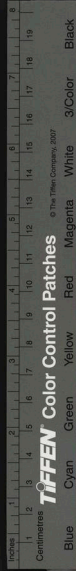
義根于義
則實



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桀。紂。以。亾。巧。拙。之。所。以。相。過。以。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鬪。衆。與。不。能。鬪。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軍。大。卒。多。而。不。能。鬪。衆。不。若。其。寡。也。夫。衆。之。爲。福。也。大。其。爲。禍。也。亦。大。譬。之。若。漁。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爲。害。也。亦。大。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鬪。雖。廝。與。白。徒。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幸。也。者。審。于。戰。期。而。有。以。羈。誘。之。也。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爲。已。固。因。敵。之。謀。以。爲。已。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勝。不。可。

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已。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闡。矣。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諸。搏。攫。抵。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也。

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



極善形容
及史公流
簡其法

之義也。人之困窮，甚于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楚人取之。見楚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爲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管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駿矣。晉惠公之右路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楚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爲繆公疾，聞于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

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人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爲其君死矣。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諱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卽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于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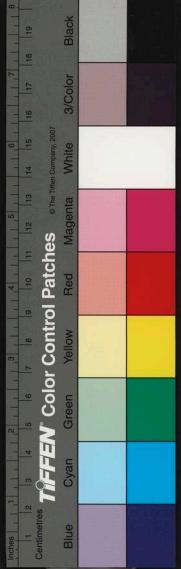


與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則亦無與接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

順民

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天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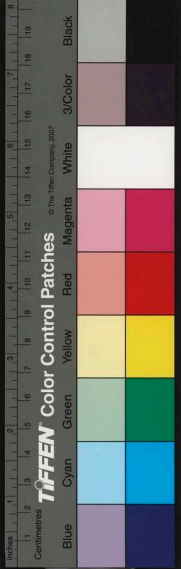
也。得民必有道。萬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眾哉。此取民之要也。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剝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化。人事之傳也。文王處岐。事紂。免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



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于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越王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厚甘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內親羣臣，下養百姓，以來自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衣禁襲，色禁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漬病困窮，顏色憔悴不瞻者，必身自食之。於是

情微動人

屬諸大夫而告之曰：願一與吳微天下之衷。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膽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償，此孤之大願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則孤將棄國家，釋羣臣，服劍，臂刃，變容貌，易名姓，執箕箒而臣事之，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孤雖知要領不屬首足，異處四枝布裂為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于是異日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殘，吳二年而霸此。先順民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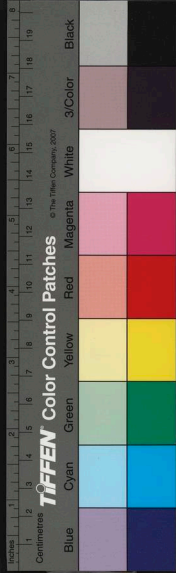
齊莊子請攻越問於鮪子。鮪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鮪子曰：以告鴟子。鴟子曰：已死矣，以爲生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

知士

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譬之若枹之與鼓，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靜郭君善劑貌辨，劑貌辨之爲人也。多訾門

及參

人弗說。士尉以證靜郭君，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靜郭君大怒曰：剗而類，揆吾家，苟可以儉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于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暮進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靜郭君之交，大不善于宣王，辭而之薛，與劑貌辨俱留，無幾，何劑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公往，必得死焉。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劑貌辨行至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劑貌辨見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劑貌辨



荅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靜
 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順詠視若是者倍反不若革
 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靜郭君滋而曰不可吾弗
 忍爲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爲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
 此爲一也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
 必聽之靜郭君曰受薛于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
 先王何乎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
 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也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
 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容肯
 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劑貌辨荅曰敬諾靜郭君來
 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靜郭君於郊
 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靜郭君辭不得已而
 受十日謝病疆辭三日而聽當是時也靜郭君可謂
 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非之弗爲阻此劑貌辨之
 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

審已

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知同其
 卒必困先王名士達師之所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

名士等於
堯王

諸子音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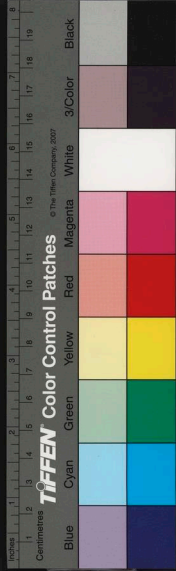
卷四

七



出於山而走於海。水非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故子路擒雉而復釋之。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請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

爲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爲是。請因受之。魯君請於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謂此能說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齊潛王亡居於衛。晝日步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當已。公玉丹答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



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潘王慨焉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此公玉丹之所以過也。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說。犬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所以也。

精通

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

是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朝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于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月也者。羣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聖人形德乎已。而四叢咸飭乎仁。養由基射先中石。矢乃飲羽。



諸子音賞

卷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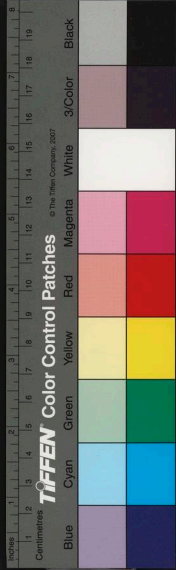
誠乎先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剞，研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親，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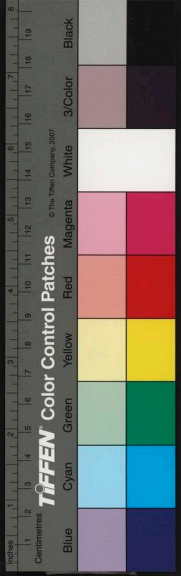
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于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諸子音賞

卷四十八 臣子

七





諸子高賞

卷四

節喪

凡生于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入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

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

言謂舉生不論禍福

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生者之非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忘于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盪肝以來之野人之無聞者悉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况於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寶鐘鼎壺盞裘馬衣被

諸子高賞

卷四

七

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
 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
 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
 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
 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輜羽旄旌旗
 如雲僕翬以督之珠玉以飾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引
 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乎此觀
 世則美矣侈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
 貧國勞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為也

安死

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
 為宮室造窟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
 此為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瞬也人之壽
 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
 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則得之
 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其
 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相狎之必大富世
 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世之厚葬也



有似于此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容也主人以
璜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
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異寶

伍員亡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
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問其各族則不肯告解其劍
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
受曰荆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圭祿萬檐金千鎰昔

此所謂有
爲之爲也

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伍
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
視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爲
也而無以爲爲矣而無以爲之名不可得而聞身不
可得而見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
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
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
不受爲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
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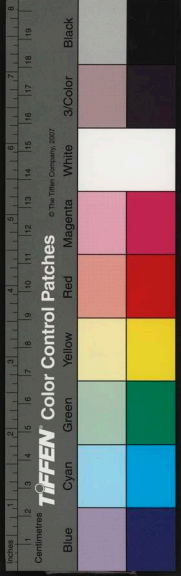
孰為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紆，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周文王使人扣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骨，又况於人。

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之原，故國廣巨，兵疆富，未必安也。尊貴高大，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其亡。湯武用其材，而以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噫，盡之矣。非桀其

異用

以蘇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蘇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猶，其所取彌猶。

諸子音賞 卷四十八 三



朽骨可以
寓意

可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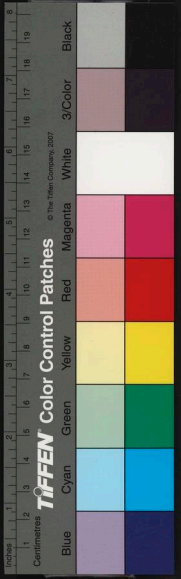
在史幽然
務也

乎。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擣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况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過奪為務也。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與企足得飴以

開閉取捷也

至忠

至忠逆於耳。倒於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積者也。荆莊哀王獵于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





請于平賞
卷四十八

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興師
攻於百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
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
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
其惡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于歲之壽也臣之
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兇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
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
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
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行無高乎

如解

巧而實掩
之不故

圖
案之一

此矣齊王疾瘠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
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
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
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疆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
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
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
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
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
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

齊王新論

卷四十八 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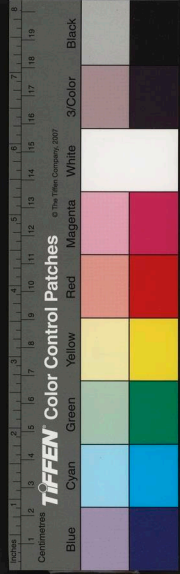
七

似仙家尸
射法

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甞生烹文摯爨之三日
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
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于
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為太子
行難以成其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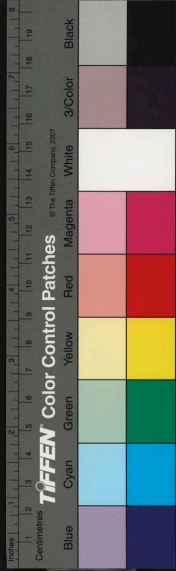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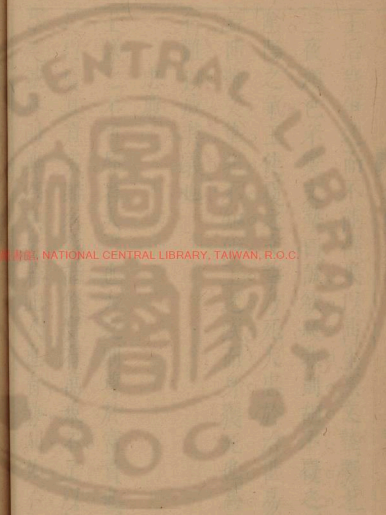
忠廉

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
足以虞其意矣雖名為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
心矣誠辱則無為樂生若此入也有勢則必不自私



便事也。臣以爲不仁。夫爲故主殺新主。臣以爲不義。夫粹而浮乎江。三入而出。特王子慶忌爲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爲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矣。王不能止果。伏劔而死。要離可謂不爲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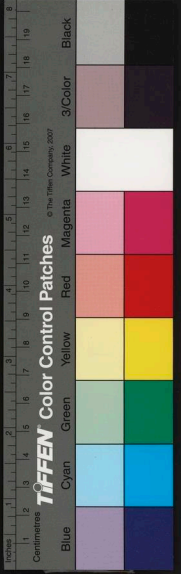
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禠因自殺先出其腹實
 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偷之亡也以爲無道也今
 有臣若此不可不存于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
 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
 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當務

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
 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
 者也所貴辨者爲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爲其遵所

理也所貴勇者爲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爲其當務也
 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
 妄意關內中藏聖也入先剪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
 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備
 說非六

伯以爲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
 禹有淫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
 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
 邲六王五伯將殺其頭矣辨若此不知無辨楚有直
 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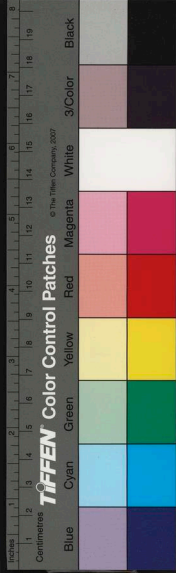
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于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爲？于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

緊案如霜

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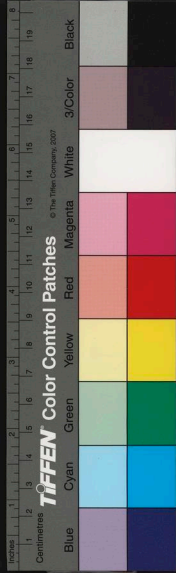
長見

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曰：竟譖數犯我，以義



言子言實 卷四十一
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
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於是爵之。五大夫申
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爲之。與處則安。曠
之而不穀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
不穀。於是送而行之。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爲
其所欲。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五月而鄭人殺之。是
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爲善于上世也。晉平公鑄爲大
鐘。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
公曰。工皆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

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至于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
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
望封於齊。周公旦封于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
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
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
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
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于僅存。三十四世而亡。吳
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蒞之于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
吳起至于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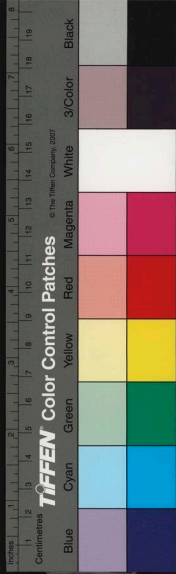


吳起曰。獨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振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楚。存間。西河畢入秦。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痤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疾。嗟疾甚矣。將奈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非哉。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

公叔死。公叔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鞅。魏果用弱。非公叔痤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爲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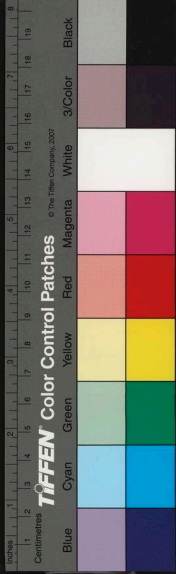
士節

士之爲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賢主勞于求人。而佚於治事。齊有非郭騷者。結梁罔。相蒲葦。織屨履。以



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過非郭騷之門而辭，非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非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非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

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仇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非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非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非郭騷之以死白已也，曰：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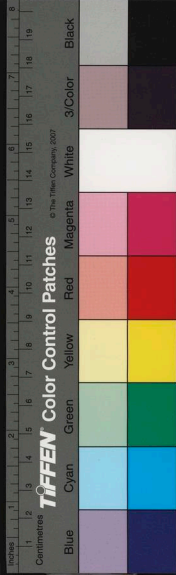
勇進一屈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介立

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

介子推非離俗也固近人也

曰讓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登岡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乾嗑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難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餽之爰旌目三饋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



諸子言實
卷四
旌目曰。譎汝非盜耶。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鄭人之下。隳也。莊躄之暴郢也。秦人之圍長平也。韓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衆庶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其卒遇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爲謀。豈不遠哉。

誠廉

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堅與

赤性之有。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爲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汗也。亦猶此也。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于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于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卽位。觀周德。則王使叔且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爲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



不為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非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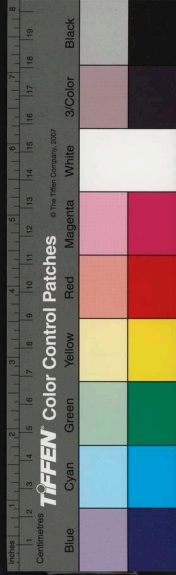
孟諸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譴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庠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丘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為信。因四內與其頭以明行。揚夢以說眾。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

天下輕于身而士以身為人。以身為人者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豫讓公孫弘是矣。當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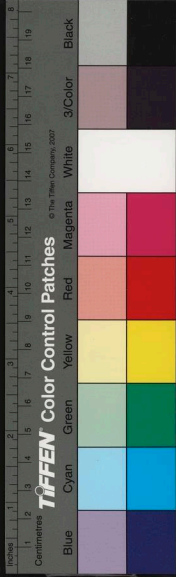
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必自知之，然後可。孟嘗君爲從，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爲臣，何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

乘之。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弘。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弘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慙爲人君，不得意則不肖爲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爲管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



序意

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爲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言倪而西望知之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莽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莽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莽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莽曰少而與子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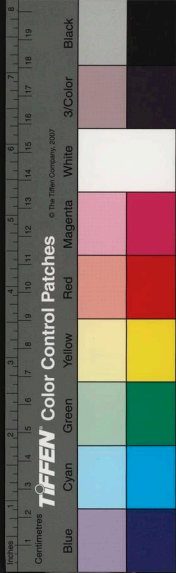
先爲強故
方尺稱也

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于將賊吾
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
適乃退而自殺青芥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
交友之道也青芥豫讓可謂之友也

名類

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
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
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
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

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
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
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
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
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天爲者
時而不助農於下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鼓
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平地注水水流濕均薪施火
火就燥山雲草莽水雲角鱗旱雲煙火雨雲水波無
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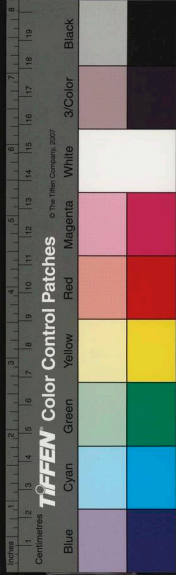
對元同氣
用意不可
精若上
有之旨

所處必生棘楚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安知其
所夫巢覆毀卵則鳳凰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
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物之從同不可爲記子不遮
乎親臣不遮乎君君同則來異則去故君雖尊以白
爲黑臣不能聽父雖親以黑爲白子不能從黃帝曰
芒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
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帝者同氣
王者同義霸者同力勤者同居則薄矣亡者同名則
誦矣其智彌猶者其所同彌猶其智彌精者其所同

彌精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
也成齊類同皆有合故堯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
衆非來商箴云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
或召之也

去尤

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尤
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不
見西墻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凶缺
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



一組也長
言之而不
原

竊鉄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鉄也。相其谷而得其鉄。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已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爲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爲之矣。邾君曰。善。下令官爲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詭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爲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

組者。其家多爲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爲甲。無以組。此邾君之有所尤也。爲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爲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也。爲組與不爲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鈎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



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掘，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也。老聃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手，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矣。

聽言

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樂，大其鐘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力，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天膺社稷，訖

以墨子非
執

盡窮屈加以歿虜，攻無辜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彘，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痺，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以愛愛利之爲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暮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



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其與人殺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造父始習於大豆蓬門始習於其蠅御大豆射甘蠅而不徙人以爲性者也不徙之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孫龍之說燕昭王

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

謹聽

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已之不足也通乎已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愉易乎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固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聽者自多而不得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敗之成危之寧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



詩而不足以舉故人主之性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撈之以量。驗之以數。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

于言入賞

德未暮。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器不虛存。必有賢者。賢者之道。平而難知。妙而難見。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疆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



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

務本

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

惟吉先從
以有功也

安者功大也。詩云。有瞻淒淒。與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今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



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哉。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耻。臨財物資。盡則爲已。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取。故榮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無伐功而求榮富。詐也。詐誣之道。君子不由。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已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而已。猶有應用已於國。惡得無患乎。已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諫未得。治國治官可也。若夫內事親。外交友。心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

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必反情。然後受。主雖過與。臣不徒取。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解在鄭君之間。被瞻之義也。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

論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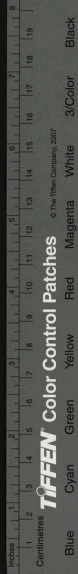
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

行而未成
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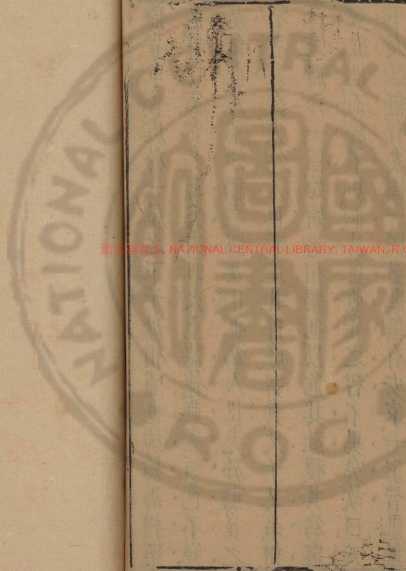


荒矣。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故務在事。事在大地。大則有常。祥不庭。災毋羣。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蛆水大則有蛟龍龜鼈。鱣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泣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室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無大魚也。新林之無長木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衆多。長久信也。季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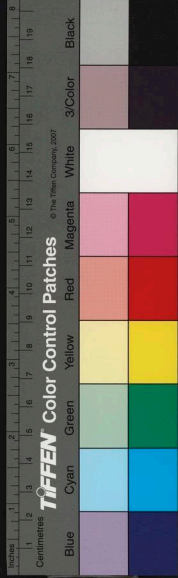
燕雀爭善。處於一屋之下。子母相哺也。媯媯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夾。則火上焚棟。燕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爲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媯媯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雀之智不異矣。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爲恃。然後皆得其樂。定賤小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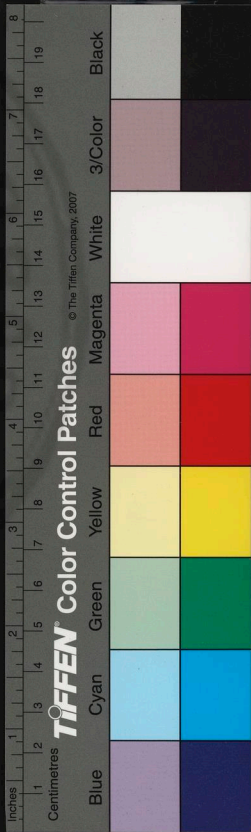
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杜赫說周昭
文君以安天下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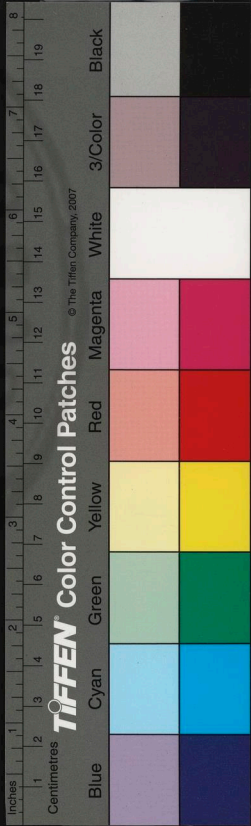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
 種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
 務其本也。務本莫貴于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
 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
 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其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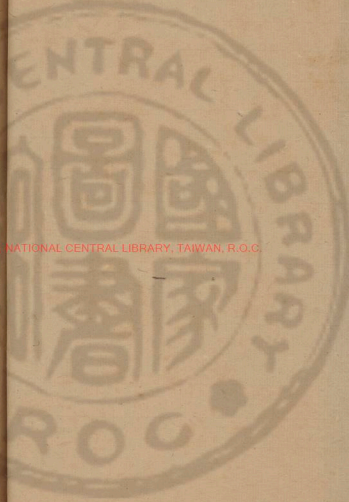
孝行

呂子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諸子奇賞卷之四十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26893 v20



天地大父母故好生

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

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尺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遺躬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



惡名可謂能終矣。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疆者疆此者也。樂自順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

本味

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賢。

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在。以爲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爲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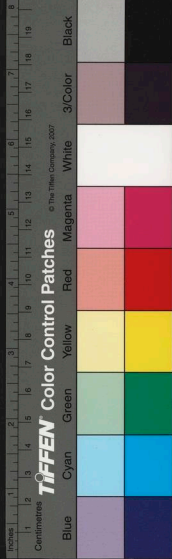
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熄社稷必危。殆按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復爲鼓琴者。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



空桑說味
江怪借味
喻若曲終
弄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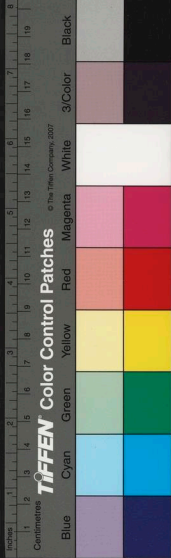
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湯得伊尹，被之於廟，燂以燿火，爨以犧豕，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鬲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

憂苦于民人也。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罕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于凍餒之患。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股股，無不戴說。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處時也，亡虢而虜晉，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



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

拔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濃。酸而不酷。醜而不臧。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之炙。雉鱗之翠。逆蕩之擊。鹿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鱸。東海之鮑。醴水之魚。名曰朱鼈。六足有珠。百碧。雀水之魚。名曰鯨。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餘脊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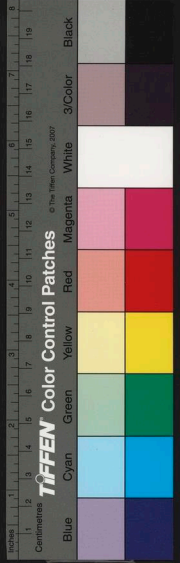


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路之茵。鱧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稌。南海之租。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江之丘。名曰搖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韭。披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

不可疆為。必先知。知道道者。止彼在已。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首時

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遲而速。以待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羨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時固不易得。太公望。東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聞文王賢。故釣于渭。以觀之。伍子胥。欲見吳



王而不得。客有言之于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于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伍子胥以爲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僚爲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鬪。六年。然後大勝。楚于柏舉。九戰九勝。追北千里。昭王出奔。隨。遂有郢親。

射。王宮。鞭荆平之墳。三百。卿之耕。非忘其父之讐也。待時也。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秦之道。乃之楚。長。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有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時至。有從布衣而爲天子者。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



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水凍
 方固。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而不遇
 時。無功。方葉之茂。美終日采之。而不知秋霜既下。衆
 林皆羸。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鄭子陽之難
 。獨狗潰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衆因之以殺子陽
 高國。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爲人唱。而况乎以人爲唱
 乎。飢馬盈廐。嘆然未見芻也。飢狗盈窖。嘆然未見骨
 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
 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

漢家能味
 數語

帝困於天下。而曾取徐州。邯鄲以壽陵困於萬民。而
 衛取繭氏。以曾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其時也。
 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之矣。天不再與。
 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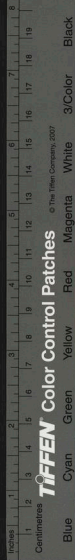
義賞

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
 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
 可爲。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賞罰之柄
 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



彰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姦偽賊亂貪戾之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讐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賞罰易而民安樂氏羗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繫而憂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于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僞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于城濮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

彰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姦偽賊亂貪戾之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讐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郢人之以兩版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賞罰易而民安樂氏羗之民其虜也不憂其係繫而憂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于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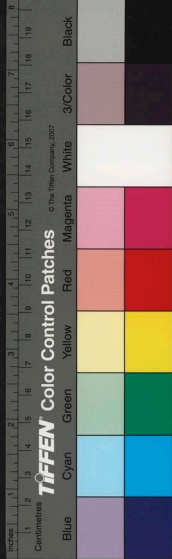
無遺也

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成乎詐其成毀其勝。敗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秦勝于戎而敗乎。殺楚勝於諸夏而敗乎。相舉。武王得之矣。故一勝而王天下。衆詐盈國不可以爲安。患非獨外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始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羸臣之禮者。惟

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爲六軍則不可易。非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遂定三家。豈非用賞罰當耶。

長攻

凡治亂存亡安危疆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則不設。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





不亡。雖不肖，辱未至于此。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于此。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亡國之主，不聞賢譬之。若良農辯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爲也。越國大飢，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飢，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年少，智寡，材輕好，湏臾之名，不思後患。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

著練

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哉？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讐而養吾仇也。財匱而民恐，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飢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飢而不食。

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飢，使人請食于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爲擒，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吾請爲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于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于蔡。又取蔡，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表，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

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于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于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允，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圍，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



子出聖賢
心本狀說

言子音賞 卷四十六
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與反斗之號
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遵理然而後世稱
之有。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

慎人 一作 順人

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夫舜遇堯
天也舜耕于歷山陶于河濱釣於雷澤天下說之秀
士從之入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
事利黔首水潦川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為之
入也夫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為義以

者不禁夫子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
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慨然推琴
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
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
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
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
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
松栢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
會稽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



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乎穎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遇合

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于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爲無

人，以此遊，僅至於魯，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任久不勝，則幸反爲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禍獨及已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爲苟，必審諸已。然後任。任然後動。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謬，越王不善爲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人有爲人妻者，人



之三年然後勝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鬻糜，雄頰廣，顏色如淡頰，垂眼，臨鼻，長肘，而盤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鬻糜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可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與師伐陳。三月

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爲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始知之，曰：爲我婦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爲已謀者，以爲患。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菖蒲，俎孔子聞而服之，縮頰而食。



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
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
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天。
下。之。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
其。次。以。事。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大。至。
身。必。死。殛。年。得。至。七。十。九。十。猶。尚。幸。賢。聖。之。後。反。而。
孽。民。是。以。賊。其。身。豈。能。獨。哉。

必已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

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
江。萇。弘。死。藏。其。血。三。年。而。爲。碧。親。莫。不。欲。其。子。之。孝。
而。孝。未。必。愛。故。孝。已。疑。曾。子。悲。莊。子。行。於。山。中。見。木。
甚。美。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刃。而。弗。取。問。其。故。曰。無。
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出。於。山。及。
邑。舍。故。人。之。家。故。人。喜。其。酒。肉。令。豎。子。爲。殺。鴈。饗。之。
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
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昔。者。山。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



此豎深心
清至理

將何以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訝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禾爲量。而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此神農黃帝之所法。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成則毀。大則衰。廉則剋。尊則虧。直則骹。合則離。愛則褻。多智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耶。輒遇盜於耦沙之中。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

則與之。牛缺出而去。盜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愬我於萬乘之主。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必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於是相與趨之。行三十里。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撻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贖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髣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于海。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况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蓋有不辨和調者。則



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
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
如嚮之人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外
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
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
在已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已無不遇矣

慎大

賢主愈大愈懼愈疆愈恐凡大者小鄰國也疆者勝
其敵也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

和調有不免也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
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
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爲不善於商而禍充天
地和調何益張毅好棊門閭帷薄聚居衆無不趨與
隸媾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不終其壽肉熱而死
單豹好術離俗棄塵不食殺實不衣芮溫身處山林
巖窟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孔子行道而息
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
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爲野人



雖疆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故賢主於安思危。於達思窮。於得思喪。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

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

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荆吳越皆常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闕。而不宥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宥以兵。加善持勝者。以術彊弱。

權動

利不可兩。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



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夙繇之說塞矣

下賢

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矣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爲天子而不驕倨富有天下而不聘夸卑爲布衣而不瘁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懾狼乎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其心之堅問也空



空乎。其不爲巧故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昏乎。其深而不測。確乎。其節之不庠也。就就乎。其不肯自是。嚮乎。其羞用智慮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以天爲法。以德爲行。以道爲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克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得之矣。堯不以帝見。善繼其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繼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繼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且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鷲。孫。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

甚也。善繼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且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鷲。孫。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





驚祿爵吾庸敢齧霸王乎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相
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誠行之此論而內
行修王猶少子產相期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
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
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
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雖
刃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
不敢息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
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

不世之言
不世之言

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實吾禮無乃難乎故賢
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禮士莫高乎節欲
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
荆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
文侯以上卿

報更

張儀魏氏餘子也。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
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
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



國小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不遇。請爲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北面再拜。張儀行。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周千乘也。重過萬乘也。令秦惠王師之。逢澤之會。魏王嘗爲御。韓王爲右名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荆。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文薛。夫子弗爲憂。文無以復待矣。淳于髡曰。敬聞命矣。

卽荆說辨
數有

矣。至于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薛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知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與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蹙之請坐拜之。謁雖薄。則薄矣。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用疆力哉。疆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順說

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爲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力雖多。材雖勁。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益見宋康成公。而謂足聲速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而無爲仁義者。容將何以教寡人。惠益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益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入。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

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益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益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耶。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益對曰。孔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



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疆大矣。

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桓

論業在此
一句相公
亦得其所

公則難與往也。

不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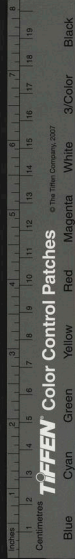
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其人事則不廣。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非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踰，走則顛，常為蚤蚤，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蚤蚤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



戰國延尸
猶有古意
秦漢而後
不復知有
事矣

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涉
隨。賁。服。却。舍。延。尸。車。甲。盡。于。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
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
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
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
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晉。文。公。欲
合。諸。侯。答。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
答。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若。奚。不。納。之。以

定大義。且以樹譽。文公曰。吾其能乎。答犯曰。事若能
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關。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
不。成。禘。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成。教。垂。名。于。此。乎。在
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草。中。之。戎。驪。土。之。翟。定
天。子。於。成。周。于。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遂。霸。諸。侯。舉
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答。犯。之。謀。也。
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答。犯。者。耶。管
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
子。死。豎。刁。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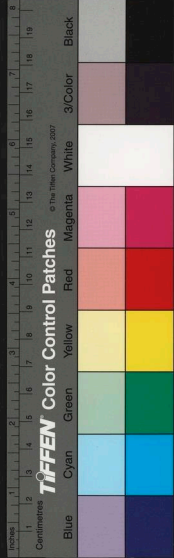


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

貴因

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剋。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干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有車也。適越者坐而有舟也。秦越遠塗也。竚立安坐而至于因其械也。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愚。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

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對曰讒。愚。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爲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



梓君作師
之心

義從

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若。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
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
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
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
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
圍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爲人之所欲。已爲人
之所惡。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穫。武王入殷聞
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
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

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
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
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
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曆者。視月行
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荆
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湯
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
則拙。因者無敵。國雖大。民雖衆。何益。

祭今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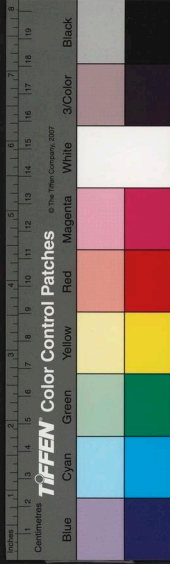
文

庚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爲欲同。其所爲欲異。口悖之命不偷。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誑。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爲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

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荆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澗水。澗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





有餘人軍驚而懷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荆人尚循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爲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

魯爾二喻
皆以政殺
人者

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鏤。錙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于水。遽鏤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鏤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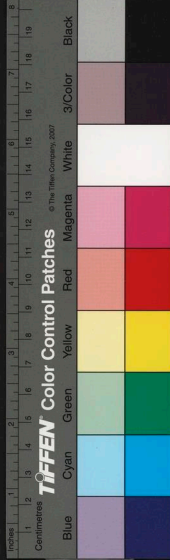
有治人無
治法

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國之爲政。有似於此。

先識

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從於城。城從於民。民從於賢。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天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

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于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泥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妫。已爲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亾。對曰。晉先亾。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



為。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凶也。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儻。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王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

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驎趙駢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子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殲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為二。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周閔著饗。發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為不善亦然。自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自圭固辭。乘與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任。又辭而去。人問其故。



抄據感嘆
詭書開闢
之始

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入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辜必亡中山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觀世

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因主相及得士則無此之患此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曰慎一日以終其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

身處於有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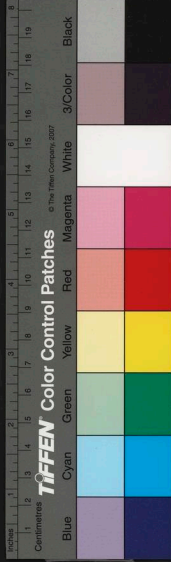


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周公旦曰。吾不知者。吾不與處。累我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

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各爲越石父。晏子曰。讓。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

種能

乎。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父曰。天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客。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子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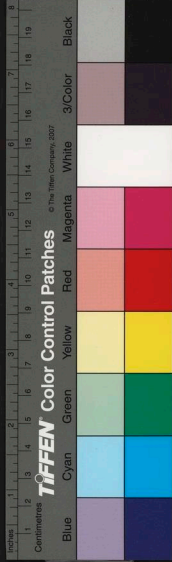


去。子列子入其妻室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

知接

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其所以爲照所以爲瞑異。瞑士未嘗照。故未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無由接而言見。謊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矣。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或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所以爲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爲之莽。莽也。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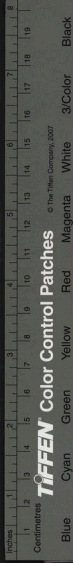
接字
摩曠目



者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爲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爲智。悖若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以接。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亡國。不聞危君。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于君。

以人爲君之
必無愛
不可

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公又曰。衛公子啟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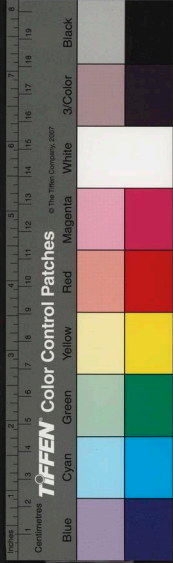
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

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也。相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無由接見也。無由接固却其忠言而愛其所尊貴也。

悔過

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爲道雖精。不能見矣。故箕子窮于商。范蠡流乎江。昔秦繆公與師以襲鄭。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皆以其氣之趨。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





能滅去之能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于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過師。必於微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女之易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師行過周。王孫滿要門而窺之。曰。嗚

共人異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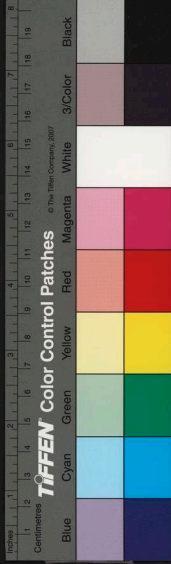
呼。是師必有疵。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爲天子禮。今初服回建左不軌。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犬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爲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

臣議

秦三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林也視也於東邊候晉之道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構必已盛矣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爲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擊可大疆臣請擊之襄公不御已而許之先軫遇秦師於殽而擊之犬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曰天不爲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殽也智不至也智至則不信而言不可不信師之不及也從此生故不至之爲害大矣

樂成

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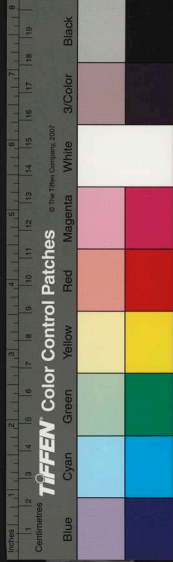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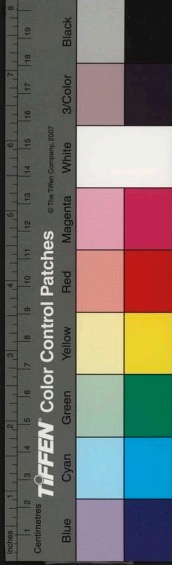
飛洋爾來
呼應無如
此書西漢
諸公無出

此者但更
爲設色耳

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
而麇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
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踰也。子
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與誦之曰：我
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孰殺子
產，吾其與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
殖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
使鄭簡管衰，當民之誹訛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
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

可也。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爲賢，稱子產孔子爲能。此
二君者，達乎任人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
夫開善，豈易哉。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
魏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
色。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
之。主書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
事也。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
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矣。中山之不取也，
奚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





況于中主耶。中主之患不能勿爲而不可與莫爲。凡舉無易之事。氣志視聽動作無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爲哉。皆壹於爲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讐也。小弱皆壹於爲而猶若此。又况於以疆大乎。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史起與而對曰。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

問得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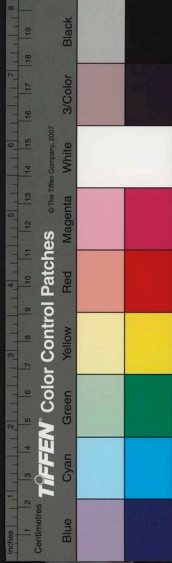
與做事人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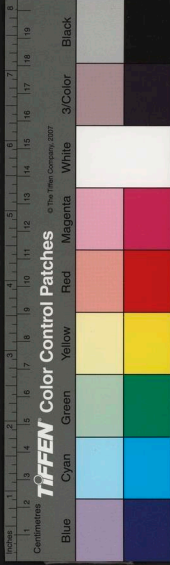
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

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
 斥鹵。生之稻粱。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賢
 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
 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
 誠能決善衆。雖諠譁而弗爲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
 啁啁邪。國之殘亾。亦猶此也。故啁啁之中。不可不味
 也。中主以之啁啁也。止善賢主以之啁啁也。立功
 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

察微

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亾。則不然。如可知
 如。可。不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
 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入國不
 聽之謀。故治亂存亾。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
 不過矣。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
 者。取其金于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
 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
 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
 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多拯溺





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于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又反代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

言子以榮
只欲富貴
三字便近
了社稷江
山可不懼
歟

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斟。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爲制。今日之事。我爲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爲虜。豈不宜哉。故凡戰必悉熟備。知彼知已。然後可

言二音實 卷四十九
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郈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毀郈氏之宮，而益其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于季氏，季氏之舞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非隅以入之。三家爲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于乾侯，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

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况於三季同惡，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爲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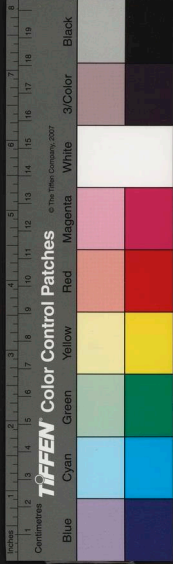
去宥

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已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



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于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愆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悖。惠王失所以為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繁，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耶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有中謝佐制者，昭釐謂威王

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却豈不難哉。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王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為之隣哉。此有所宥也。夫請以為薪，與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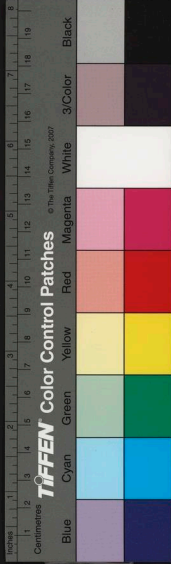
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天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宥之爲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別能全其天矣。

正名

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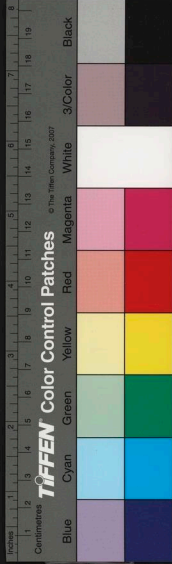
實語不淫

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克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爲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不爲善而從邪僻，所謂可從悖逆也。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僻，可悖逆，國不亂，身不危矣。待也。齊湣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故尹文問其故，而王無以應。此公玉卮之所以見信，而



卓齒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王丹，豈非以自
鑿邪？尹文見齊王，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
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
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
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尹文曰：王得若人，
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
於廟朝中，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否。夫
夫見侮而不鬪，則是辱也。辱則寡人弗以爲臣矣。尹
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

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
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
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
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
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
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
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
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
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鬪者，是全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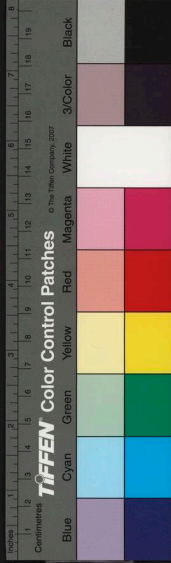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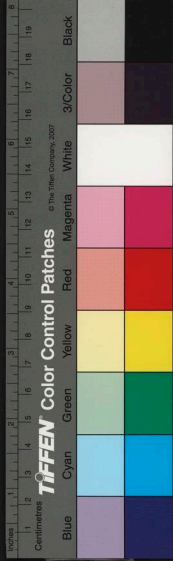
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臣，不以爲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如衛齊潛王周室之孟侯也。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

審分

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姦，僞邪辟之塗，可以息惡氣，苛疾無自至。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力以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

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諛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驚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恫擾，少長相越，萬





邪並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亾國之風也。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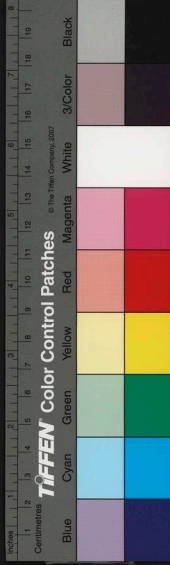
爭之此故
喻以

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眾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譽以高賢。而克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墮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耶。故至治之務。在

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問而不詔。知而不爲。和而不矜。成而不處。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形而任之。不制於物。無官爲使。清靜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觀乎無窮。譽流乎無止。此之謂定性於大湫。命之曰無有。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至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是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性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

君守

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扁。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扁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靜。既靜而又密。可以爲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



藏而實莫得窺乎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于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疆識之士關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爲寒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有以

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無當爲當以無得爲得者也當與得不在于君而在于臣故善爲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爲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于國有巧者皆來解閉入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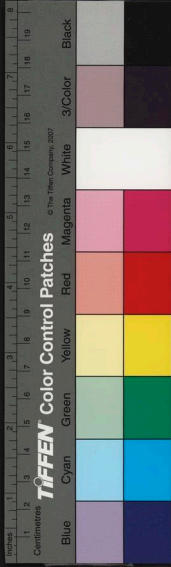


不爲而知
者是爲真
知

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曾鄴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智差自亡也。奮能自殃。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羣。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則姦邪之情得。而險陂

入情刻而
尤

讒。惡。諂。諛。巧。佞。之。人。無。由。入。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爲。人。主。好。以。己。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阿。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至。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爲。卑。卑。之。爲。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臯。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疆。此。之。謂。全。人。



任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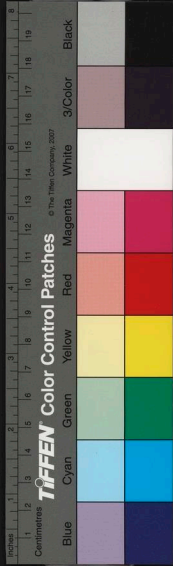
凡官者以治爲任以亂爲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爲有司也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君臣不定耳雖聞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勢使之也凡耳之聞也藉于靜目之見也藉于昭心之知也藉于理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擾亂上下

不分別雖聞易聞雖見易見雖知易知馳騁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無骨者不可冷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惟修其數行其理爲可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史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



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之所以知識甚關。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闊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撫。多顛。西服壽靡。非懷僮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

而應。心服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為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有司請事於齊。桓公相。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爲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况于得道術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間。黎



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攪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攪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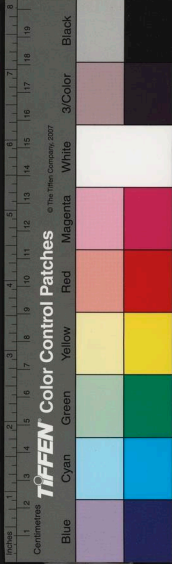
勿躬

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故李子曰：「非狗則不

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為兔。人君而好為人官，有似於此。其臣蔽之，人時禁之，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被箠日用而不藏于篋，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橈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帝，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日，乘雅作駕，寒衰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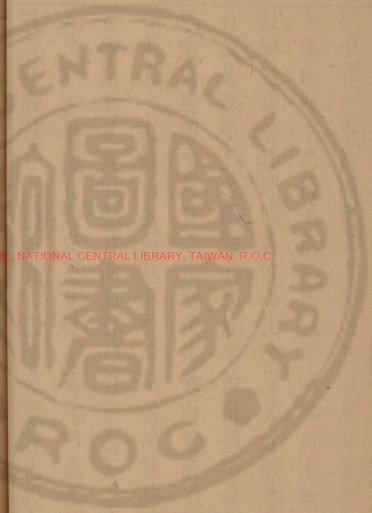
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修其德。而化矣。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月之始出。極燭六合。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為不成。故善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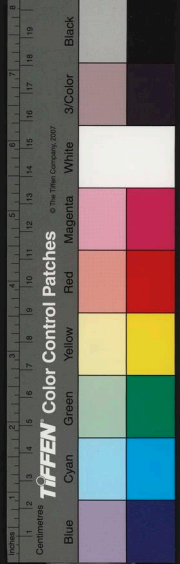
知度

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賢不肖各反其質其行情不雕其素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

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華子口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盡能饒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
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
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
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
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
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
及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
因而不爲。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
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爲道。以奈何

爲實。堯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
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
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
牟有士曰。臆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
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爲中大夫。若此。其見也。
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
舉。吾又耳。而目之矣。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
而以爲中大夫。襄子可爲任人。則賢者畢力。人主之
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





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
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
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鈞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
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
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譬功丈而知人數矣。故小臣

莊嚴有難

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聽而
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
人亡國者。亦有人築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馭唐。齊
用蘇秦。而天下甚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
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禹
猶若困。而況俗主乎。

由於之難
猶屬可味

慎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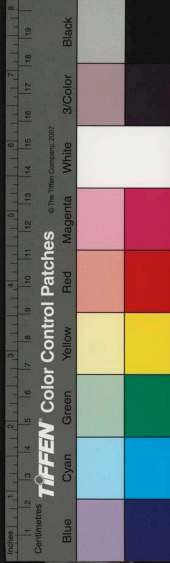
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存舟
之魚。陸處則不勝。蟻蟻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
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
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

觀於上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
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

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故曰。以勝費則勞。以鄒魯則逸。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湯其無軻。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盤孟。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

窮瘁語大
如此書以
明漢若新
證其辨義
也

尚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用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輶。沙用鳩。山用櫟。因其勢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者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



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堯且屈力，而况衆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莊王圍朱，九月，康王圍宋，五月，聲王圍宋，十月，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升功之立也，賢不肖強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于庭。卽簡公於廟，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與無悔同。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爲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堯且屈力，而况衆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莊王圍朱，九月，康王圍宋，五月，聲王圍宋，十月，楚三圍宋矣，而不能



聽羣衆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
聃貴。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
陳。駢。貴。齊。陽。生。貴。已。孫。臚。貴。執。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
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
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
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
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疆速貴習。

不足以成也。

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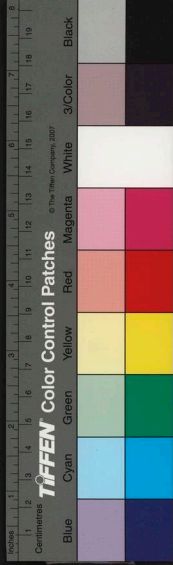
天地陰陽。不華而成。萬物不同。目不失其明。而見白
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聲。王者執一。而爲
萬物正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國必有君。所以一之
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
之也。一則治。兩則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操一策。
則不可以出於門。問者不一也。楚王問爲國於詹子。
詹子對曰。何聞爲身。不聞爲國。詹子豈以國可無爲。



駢馳充駟
之解

論子許實 卷四十九
哉。以爲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爲。家爲而國
爲。國爲而天下爲。故曰。以身爲家。以家爲國。以國爲
天下。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守而
窮。日月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
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爲近之。田駢以道術說
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
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
材。而可以得材。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
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來。而皆有章

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五帝以
昭。神農以鴻。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
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
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
今日置質爲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上安輕。
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
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
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
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



自知短處
借他人見
起源心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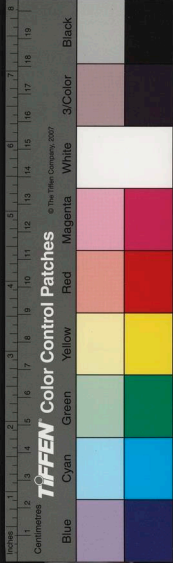
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
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
加。於。子。之。上。已。矣。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
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于。西。河。而。困。
於。王。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夫。吳。勝。於。齊。而。不。勝。
於。越。齊。勝。於。宋。而。不。勝。於。燕。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
唯。知。長。短。贏。絀。之。化。耶。

諸子前賞卷之五十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呂子 四
審應

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人。唱。
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為。之。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
實。以。責。其。名。則。說。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執。其。要。
矣。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
思。對。曰。益。聞。君。子。猶。烏。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



自知短處
借他人見
起源心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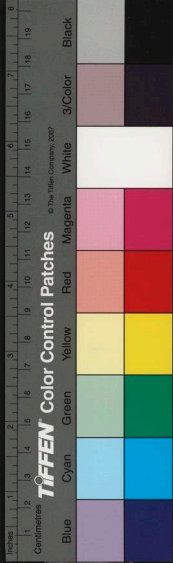
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
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
加。於。子。之。上。已。矣。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
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于。西。河。而。困。
於。王。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夫。吳。勝。於。齊。而。不。勝。
於。越。齊。勝。於。宋。而。不。勝。於。燕。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
唯。知。長。短。贏。絀。之。化。耶。

諸子前賞卷之五十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呂子 四
審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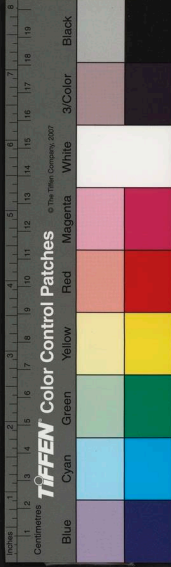
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人。唱。
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為。之。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
實。以。責。其。名。則。說。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執。其。要。
矣。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焉。之。孔。
思。對。曰。益。聞。君。子。猶。烏。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



曰先生其聖乎已因以知聖對昭王昭王有非其有
田訕不察
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
矣夫聚粟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
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
在于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已審
則令無不聽矣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
存者皆不如反諸已也

重言

昭王無以應田訕之對昭王罔非曰我知聖也耳問
今訕未有功而王問訕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
然則先生聖乎田訕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
之知舜也得其功而後知其聖也是市人之知舜也
議曰為聖易有諸乎田訕對曰臣之所舉也昭王曰
魏昭王問於田訕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
去駭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
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
皆以然也達不肖過不肖而自以為能論天下之主
去駭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



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爲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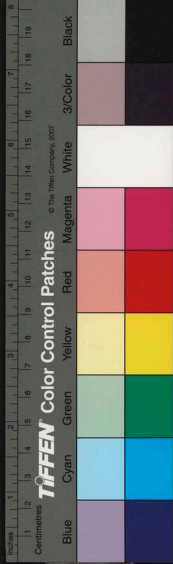
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譏。成公賈入諫。王曰。不殺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王俱譏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對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

深心苦心



莊王之謂邪。成公賈之讒也。賢于太宰。亟之說也。太宰亟之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爲墟。成公賈之讒。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諍日之役者。有執躡疵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實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

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經之色也。粲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粲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喏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



何田子方老聃是也。

精論

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

羅漫機解

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口噤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爲天子。弗能離矣。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疆。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揮



見管見釐

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令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襄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于三塗而受禮于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

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劉康公乃傲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襄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為。

離謂

言者以論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眾口熏天，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又况乎不

管子

卷五十一 管子



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爲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不自以爲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辨也。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爲國之禁也。故辨而不當。理則僞。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僞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

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德民。則又以其有功德民傷之。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窮。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



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謹譁子產患之於是執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爲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爲顧可以見人乎是者數傳不死于其君長犬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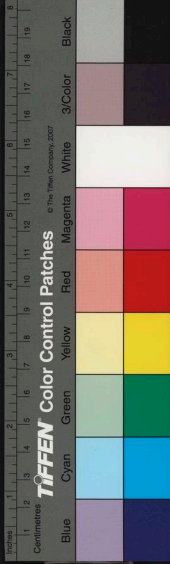
幻之又幻
大部幻而
莊諧而雅
故不可及
諸子多失
之晦諸史

多失之冗
皆不如也

其表而棄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于乘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僂而齧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

淫辭

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



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謬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以告乎。石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奈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

約也。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于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願得有所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荆柱國莊伯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奚如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謁者駕曰無馬令涓人取冠進上問



馬齒。閔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莊伯決之任者無罪。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公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富紡緇。子豈不得哉。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者。故為不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

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無對。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翟剪曰。善也。惠王曰。可行耶。翟剪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剪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與。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

不屈

察士以為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矣。辭



難窮其為禍福猶未可知。祭而以達理明義則祭為
 福矣。祭而以飾非惑愚則祭為禍矣。古者之貴善御
 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
 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
 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
 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
 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
 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
 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

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辭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
 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
 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
 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
 布冠而拘于鄆。齊威王幾弗受。惠子易衣變冠。乘輿
 而走。幾不出乎魏境。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匡章
 謂惠子於魏王之前。口蝗螟。農夫得而殺之矣。故為
 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
 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



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言其志惠
 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赴乎
 城下或操表撥以善瞻望若施者其操表撥者也使
 工女化而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
 木使聖人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治農夫者
 也公何事比施於騰幢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不
 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
 大將愛子有禽者也犬術之愚為天下笑得舉其諱
 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圖耶鄆三年而弗能取士

民罷潑國家空虛天下之兵四至眾庶誹謗諸侯不
 舉謝於翟剪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名實散出土地
 四削魏國從此衰矣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實也說以
 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賊天下
 莫大焉幸而獨聽於魏也以賊天下為實以治之為
 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白圭新與惠子相是也惠子
 說之以疆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
 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豎子操萑火而鉅新
 婦曰蕉火大鉅入於門門中有欽陷新婦曰塞之將

殿前莊嚴

者子行實

卷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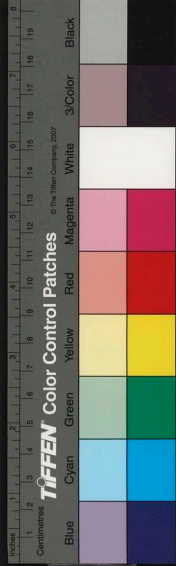
七



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諱汗因汗。諱辟因辟。是諱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諱之。因自以爲爲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應言

白圭謂魏王曰。巾丘之鼎。以烹雞。多泊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螭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爲之醜。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醜耶。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螭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爲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爲美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爲也。王曰。何故。公孫



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
 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
 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
 爲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
 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爲也王無
 以應司馬喜難墨者師于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
 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曰今王與兵而攻燕先
 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
 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

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頗曰公不愛趙天下必
 從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也路說
 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頗曰欲之路說曰公
 欲之則胡不爲從矣魏令孟卯割絳窳安邑之地以
 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爲孟卯求司徒於魏王魏王不
 說應起賈曰卯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臧爲司徒無
 用卯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起賈出遇孟卯於
 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
 曰寧用臧爲司徒無用公孟卯入見謂魏王曰秦客



何言王曰求以女爲司徒孟卬曰王應之謂何王曰
寧以臧無用卬也孟卬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
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窳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
乃善牛也卬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爲
臣先曰視卬如身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令臣責卬
雖賢固能乎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凡人主之與其
大官也爲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錘矣而因得大官且
何地以給之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卬令秦得其所
欲秦亦令孟卬得其所欲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

彊猶不能責無責又况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卬爲司
徒以棄其責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誣魏王
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
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
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
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
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輒輟行秦雖大勝於
長平三年然後決士民倦糧食當此時也兩周全其
北存魏舉陶割衛地方六百有之勢是而入大蚤矣



待於魏敬之說也。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入，與不入之時，不可不熟論也。

具備

今有羿蓬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中非獨弦也，而弦爲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矣。湯嘗約于鄆，薄矣。武王嘗窮于畢程矣。伊尹嘗居於庖厨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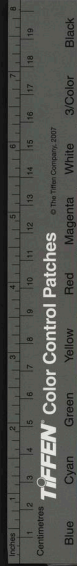
傳史

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



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期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期問焉。曰：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期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聞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

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曾君後得之也。曾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曾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况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鬪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



無一節而
刺猶道家
何其辛哉
哉

離俗

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所有餘者妄苟也。民之情貴
所不足賤所有餘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絕
愈窮愈榮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義
斲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飛兔要裹古之
駿馬也材猶有短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舜
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也
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妻
攜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

是待字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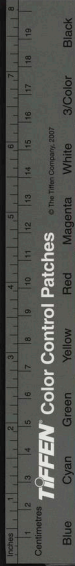
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明畝之中而
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
羞之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
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
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
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詢吾不知其
他。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
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
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



季賊其是

此四士者之節。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爲。以愛利爲本。以萬民爲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大小。餌有宜適。羽有動靜。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却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

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水而死。湯又讓於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上。况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募水。故如石戶之農。非人無擇。下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顧。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執。而羞居濁世。惟





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今此將眾亦必不非矣今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賔甲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衮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劒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

人不安于夢必不安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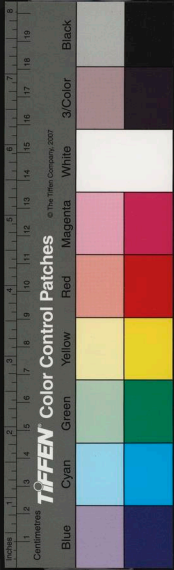
夢亦奇

取然有光可作窈照

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高義

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

禁字妙在品人物更精

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欲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

野富貴小人也亦野入也

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為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終為天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為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有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鄣岐之廣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矣。荆之為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而今猶

懲然不窮之音此呂氏表狀可和之慈在

亦可去之
留水

屬一世之人臣也。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爲人也公直無私。王使爲政。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于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廢國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于王。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放之而不肯。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上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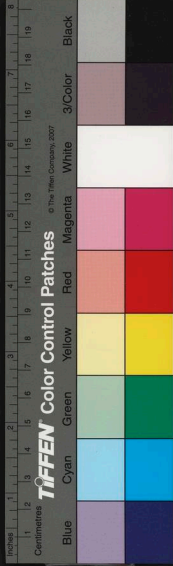
爲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曾稽之險。不能障矣。闔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澹乎四海。東西南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惡不臧。虛素以公。小民皆之。其之敵而



言子言賞
卷五十一
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
所受之此之謂順情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
名彰說通而化奮利行乎天下而民不識豈必以嚴
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請
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
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
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
也舜其猶此乎其滅武通於周矣晉獻公爲麗姬遠
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

般

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
公麗姬易之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嘗
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誅太子太子不肯自釋曰君非
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劍死公子夷吾自屈奔梁
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過五
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脇使袒
而捕池魚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之鄭鄭文公不
敬被瞻諫曰臣聞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
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



成王慢焉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晉既定與師攻鄭
 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
 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
 公將烹之被瞻據鏃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
 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
 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于其君而君免于晉患也
 行義於鄭而見說于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矣墨者
 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駿璜以
 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

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
 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
 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
 矣無益也而絕墨者于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
 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
 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
 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
 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
 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



路。還殺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襄
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二人。以致令于田襄。大發
反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
矣。當聽遂反死之。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
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
之若客也。

用民

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
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
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爲可。闔廬之用兵也。不
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萬乘之國。其爲三
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
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
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
亡者矣。其民不爲用也。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劍不徒
斷車。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
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
大焉。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于湯而三千餘國。今無



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爲罰，充也。榮利所以爲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闔廬試其民于五湖，劔皆加于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勾踐試其民于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却之，賞罰有

充也。莫邪，不爲勇者，典懼者，變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爲管，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馮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馮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道，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



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論威乃可行。威大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于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適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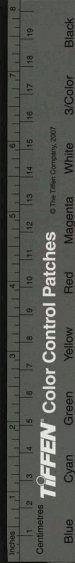
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所用。而不可得。苟得。爲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谿。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有讐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有讐而衆故流于彘。禍及子孫。徵召公虎而絕。無後嗣。今世之人。主多欲衆之。而不知善。此多其讐也。不善則不有。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有其形。不可謂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

元兵亦然



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有無之論不可不熟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墮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王之所以無敵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審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

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殲于干隧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爲造父不過也使之鈎百而少及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



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及人之情，煩
 為教而過不識數，為令而非不從，巨為危而罪不敢
 重為任而罰不勝，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
 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矢，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
 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讐也。由是起矣。故禮煩
 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紂
 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而身為戮，極也不能用威，適
 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柎狗而
 戮子陽極也。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

之敗也。

為欲

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
 也。與為與隸同。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其
 視為彭祖也，與為殤子同。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
 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與隸至賤
 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
 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則非至大。夏南至非戶，西至
 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不

壽

管子

卷五十一

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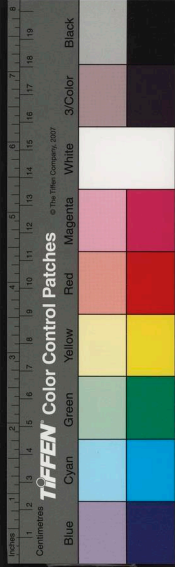


有無欲而
有用者

敢却也。晨寤興務，耕疾庸樵，爲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爲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爲欲使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于俗也。

無非性妙

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天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多雞，則相與爭矣。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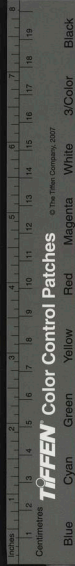
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貴信

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故信之爲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已之有也。則天地之物畢爲用矣。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爲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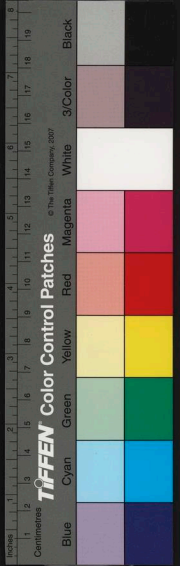
必得原而
移已是亦
信也

爭爲不義也。疆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爲不義競不用。此其爲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晉文公伐原。與土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爲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土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爲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次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



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

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翹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不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翹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翹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里。



亡地而得
道所得多
矣

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鉤其死也。戮于君前。管仲
鮑叔進。曹颺按劍當兩陞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
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
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
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
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
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
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
猶得也。莊公仇也。曹颺賊也。信於仇賊。又况于非仇

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
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
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
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伯以
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
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
以義。則難爲。非難爲。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



是爲聖
之行

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難瞻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爲，易爲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亾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瓚先王知物之不可不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論術則見外，于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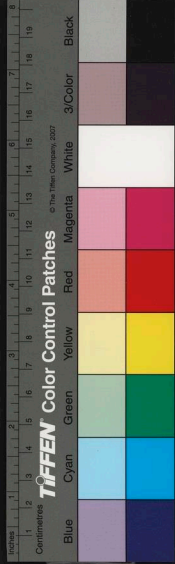
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季充對曰：君欲置相，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而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爲貴。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季充之對文侯也亦過，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于木。孟嘗君問于白圭曰：魏文侯名過相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



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相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讐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之也。甯戚欲干齊相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于郭門之外，相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相公而悲，擊牛角，疾歌。相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相公反至，從者以請相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相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相公以爲天下，相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相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相公得之矣。

侍君

不枉後車
之載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而人備可完矣。

爲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豫讓欲殺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



言心大用
義者無此失吾所爲爲之矣。凡吾所爲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爲不知。而去居于海上。夏日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昔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忠臣察則君道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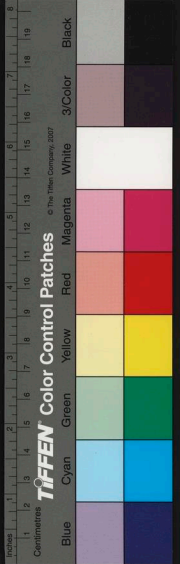
長利

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于後。弗爲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自此觀之。陳無守之可醜。亦重矣。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趣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求賞而民勸。未



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協而耰遂不顧夫為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為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知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于營丘之涑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于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

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大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鳳凰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瘠之民其為賢者



請子言賞。卷五十一
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戎夷違齊。如魯天
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請其弟
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
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
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
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
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未之識。若夫欲利
人之心。不可以加矣。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
必死見其義。

知分

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
弗能惑矣。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延陵季子。
吳人。願以爲王。而不肯。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三
去令尹。而不憂。皆有所達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荆
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至于中流。有兩
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
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
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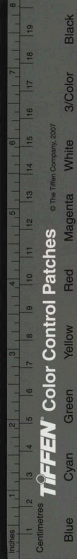
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任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啟曰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以處于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願得而聞之夏后啟曰鄙人也焉足以問白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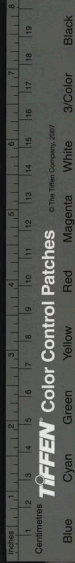
曰願公子之母讓也夏后啟曰以爲可爲故爲之爲之天下弗能禁矣以爲不可爲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啟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白圭無以應夏后啟辭而出凡使賢不肖異使不肖以賞罰使賢以義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爲用矣

召類

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故鼓宮而宮應鼓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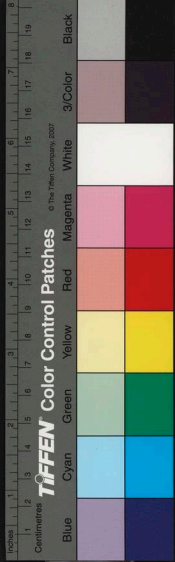


而角動以龍致雨以形逐影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有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有况于賢主乎故割地寶器戈劍甲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爲足治則爲利者不攻矣爲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固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則無爲攻矣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上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爲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攀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觀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



恃爲鞆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鞆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庫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曲兵而攻宋。士尹池諫于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于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

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爲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默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于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



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

達鬱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爲汗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蕘國亦有鬱生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

抑是是鬱
鬱是預病
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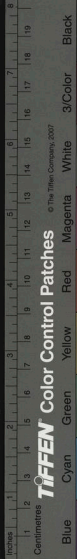
言而決壅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謫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誦者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賡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下無遺善上無過舉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



王于燕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
之爲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曰
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寡人與仲父爲
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
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
臣乃今將爲君勉之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
立行矣正行之墮也於樂今樂而益餽行之壞也於
責今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爲變以事其

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潛王善
衣東布衣白縞冠類推之猿狖會朝雨祛步堂下謂
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狡且麗列精子高因步
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吾
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况於所聽行乎萬乘之
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目矣孰當
可而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
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得其細
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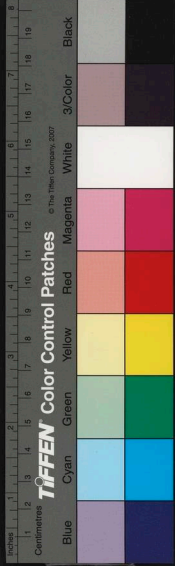
至不能說
臣者皆阿
之類也



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
 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
 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
 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
 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
 羽山罰之以吳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為司空以
 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昔
 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
 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

行論

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執不便時不利事讐以求存執
 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為故故布衣
 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
 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
 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
 聞相人於師藪頰而土色者恐醜不質君於人中恐
 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
 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



惟畏上可
以行其哀
下此千古
奪魁之法

上帝幸懷多福

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
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
王爲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幸懷多福
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適於宋不先假道還反華元
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爲野鄙
也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請誅之乃殺文
無畏於揚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投袂而起
履及諸庭劔及諸門事及之蒲䟽之市遂舍於郊與

精義

師圍宋九月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
袒執犧委服告病曰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
曰情矣宋公之言也乃爲却四十里而舍於廬門之
闔所以爲成而歸也凡事之本在人主之患人主之
患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
親帥士民以討其故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告
而還師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而飲至者其
以義進退邪疆不足以成此也

驕恣

卷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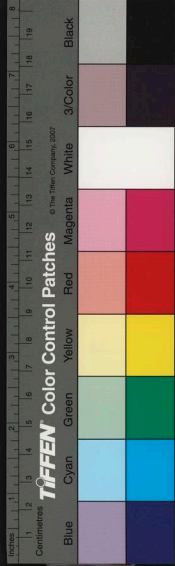
卷五十一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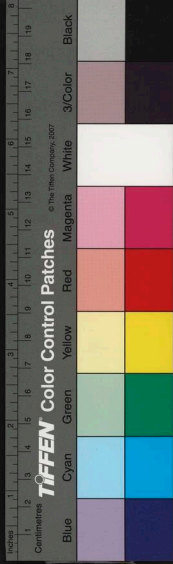
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驕則簡士。自智則專獨。輕物則無備。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晉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曰。必先殺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徇。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郤犇。郤錡。郤至于朝。而陳其尺。於是厲公遊於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慮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之不

當而反自及也。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魏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立有間。再三言。李悝趨進曰。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侯之德能自爲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於



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
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好爲太室春子止寡人
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
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宜王徵春居幾爲天
下笑矣由是論之失國之主多如宜王然患在乎無
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
本也趙簡子沈鸞微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微
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微爲之吾嘗好良馬
善御矣而鸞微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微未嘗

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則原竭李悝可
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齊宣
王爲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
年而未成羣臣莫敢諫王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
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爲輕敢問荆國爲有主乎王曰
爲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國爲有臣乎
王曰爲無臣今王爲太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
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
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王



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紬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于其臣。則人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非。可與爲直。而不可與爲枉。此三代之盛教。

觀表

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爲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地爲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爲相安利也。夫爲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

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爲。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眾人同等。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衆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爲神。以爲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郈成子吳起近之矣。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鄰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侯



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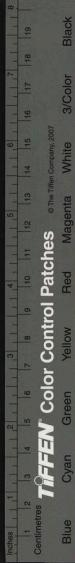
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

目，衛忌相髡，許鄙相脫，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臆，駒陳悲相服，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緣圖幡薄從此生矣。

開春

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時雨降，則草木育矣。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脉皆通利矣。王者厚其德，積累

無窮也而
高是莫如
此書



善而鳳凰聖人皆來至矣。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豈爲一人言哉？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爲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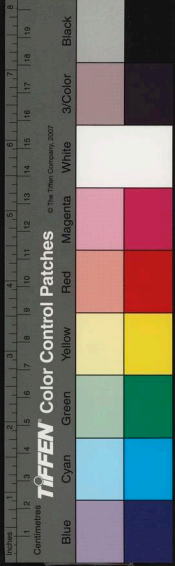
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于渦山之尾，灤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讓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灤水見之，于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爲意者，蓋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

飛轉曲入

百一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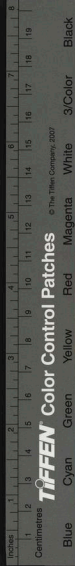
卷五十一

五



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

子高爲之言也。而匿已之爲而爲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已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叔嚮之弟羊舌虎。善樂盈。樂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嚮爲之奴而隍。祈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祥。君子在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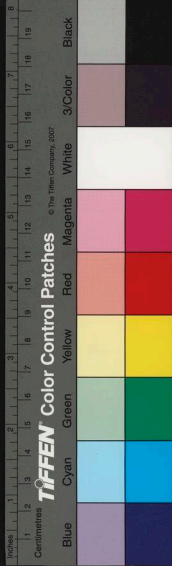
何其勉荷
上卷

出叔嚮。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
祈矣。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
多若此。

察賢

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故
賢者之致功名也。必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
不過哉。今天寒者。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
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
子方。禮段干木。國治身逸。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

慮哉。執其要而已矣。霜雪雨露時。則萬物育矣。人民
修矣。疾病妖厲去矣。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
事也。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
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
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
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
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
矣。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敎詔。雖治。猶
未至也。



期賢

今夫爰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

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于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于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轅。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履腸涉血。無罪



又光又輝
相處符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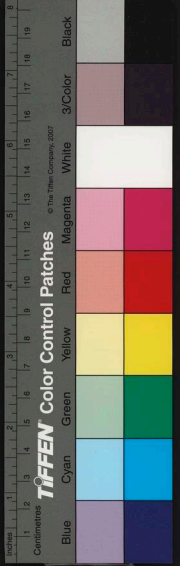
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審爲

身○者○所○爲○也○天○下○者○所○以○爲○也○審○所○以○爲○而○輕○重○得
矣○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
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
以○飾○則○不○知○所○爲○矣○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
刈○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爲○也○太○王○亶○父○居○郅
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肖○狄○人

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
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爲○也○皆○勉○處○矣○爲○吾
臣○與○狄○人○臣○矣○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
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太○王
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
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
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韓○魏○相○與
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
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

生○所○日○來
不○始○于○生
故○日○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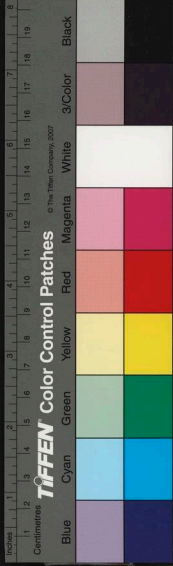
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于天下也身又重于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不得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中山公子平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平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愛類

聖王通士不出于利民者無有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廢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于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此禹之功也勤勞為民無苦乎禹者矣

貴卒

定變御不勝
亦不出於
利民



方貴突智貴卒得之同則邀爲上勝之同則溷爲下所爲貴驥者爲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駑駘同所爲貴鏃矢者爲其應聲而至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爲也于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挿之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矣且荆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逮三族

史記而泰
法三字祖
此

吳起之智可謂捷矣齊襄公即位憎公孫無知收其祿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歸俱至爭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鈞鮑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爲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爲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鏃矢也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東周伶悝僵令其子速哭曰以誰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爲死也周以爲不信因

諸子奇賞卷之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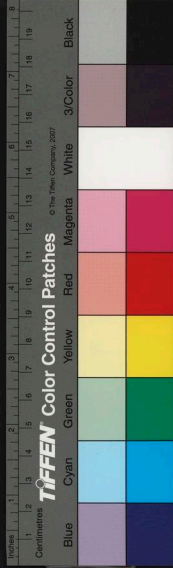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呂子

慎行

行不可不執不執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君子計行慮義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
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

原罪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鴻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



諸子奇賞卷之五十一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評選

呂子

慎行

行不可不執不執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君子計行慮義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
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為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為法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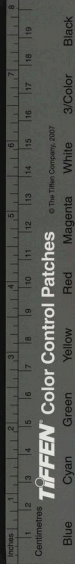
原罪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鴻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



無義

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故義者百事之始也。萬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不及則不知。不知趨利。趨利固不可必也。公孫鞅、鄭平、續繆、公孫竭是已。以義勸則無曠事矣。人臣與人臣謀為姦。猶或與之。又况乎人主與其臣謀為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責。非攻無以於是。為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

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為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恐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聽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鄭平于秦王臣也。



可賤可羞
有秦將亦

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為利故也。方其為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窮奚待。趙急求李欵。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人。莫與同朝。子孫不可以交友。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樛里相國以任秦五大夫。坊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又况乎無此其功。而有行乎。

疑似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辨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

梁非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効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夫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効其子之狀。扶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

扶而苦之
思已微

行實

卷五十二 呂子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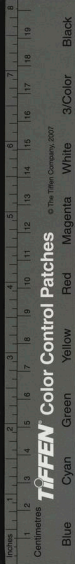


惑似子而
殺真子陰

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
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
曰讒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
市欲遇而刺殺之明且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
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
人智惑于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
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
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于澤而
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
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壹行

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
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
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為
威利敵而憂若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
知者亡小弱而不可知則强大疑之矣人之情不能
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以存故不可知之道
者行之廢强大行之危小弱行之滅今行者見大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大抵何
之有其安
之則信之

觀其所不
能

故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
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爲期易知
故也又况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矣又况
疆大之國疆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人之所
乘船者爲其能浮而不能沉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
爲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僻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
不吉于賁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
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
於無處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

知盜不與期賊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死偶
又况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
助之必之士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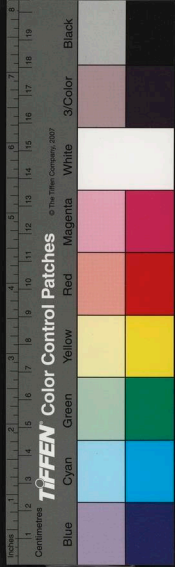
求人

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
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
虞用官之奇矣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
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
啗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過矣

諸子音賞

卷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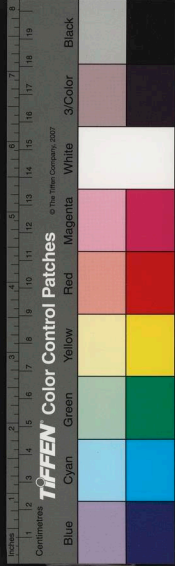
四



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戚愛習故。不以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此五常之本事也。皋子衆疑取國。召南宮虔。孔伯產而衆口止。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察傳

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爲黑。黑爲白。故狗似猿。猿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爲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吳王聞越王勾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凡聞言必熟論。其於人必驗之。以理。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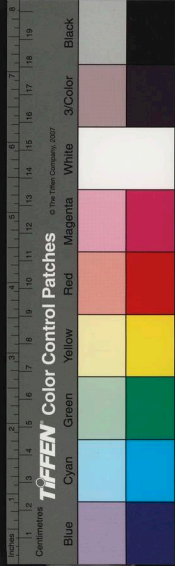
如此註疏
十二經皆
前法

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
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
惟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
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
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
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
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
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
無聞也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

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亥也夫已與三相近豕與亥相
似至于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已亥涉河也辭多類非
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以此聖人之所
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爲所聞則
得之矣。

貴直

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言直則枉
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
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



矣。自來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邪？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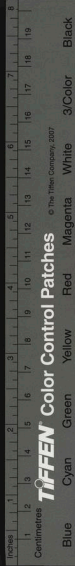
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大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蒲罔圍，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新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新先生之老歟？昏歟？狐援曰：曷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方來，劓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爲暮，而國爲墟，殷有

甚于哭之



比于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斷之東門
 每斷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狐援非樂斷也國已亂
 矣上已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
 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
 達子之所以死之也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
 且遠立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
 投桴而歎曰嗚呼士之邀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
 冑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何弊之有簡子艷然
 作色曰寡人之無使汝身自將是衆也子親謂寡人

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卽
 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卽位二年淫色暴
 慢身好玉女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用此士也文公
 卽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
 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
 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取士何弊之有簡子乃
 去犀蔽屏櫓而立于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
 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
 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鬪之上枹鼓方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言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為其上死。

真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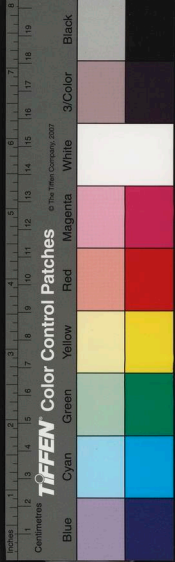
言極則怒，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肯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若此則無以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

七
七
七

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管也。使甯戚毋忘其飲牛而居於車下。相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矣。不殆矣。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為霸。

知化

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以雖知之，與勿知同。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然。化未至，則不知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事可以過者，有不可以過者，而身死國亡，則胡可以



此賢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而不聽。故吳爲丘墟。禍及闔廬。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不得使。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夫齊之於吳也。

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狎。雖勝之。其後患未央。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于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于上國。夫差以爲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兩祛高蹶而出於廷。曰。嗟乎。天朝必生荆棘矣。夫差與師伐齊。戰於艾陵。大敗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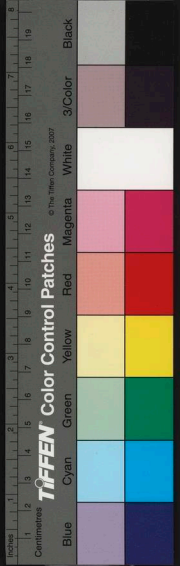


夫差亦後
醒之月非
不醒者也

向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挾其目著之東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夫差身為擒，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乃為幘以冒面死。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子胥也，不若勿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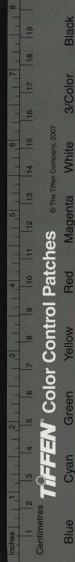
雍王案

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壅。秦繆公時，戎疆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而卧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已擒則又不知。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蟲者也。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誅殺之。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



有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冠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
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爲兄視齊冠不
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冠
者皆以冠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
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
先夫亡者亡于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冠之所在國
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
金冠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于他國夫
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

不若豚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
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齊
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
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
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
而有之也子爲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
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於
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齊宣
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疆弓也其嘗所用不過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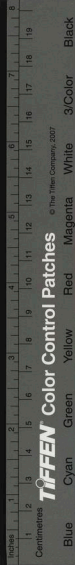


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爲九石也。

不苟

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爲。雖聽不自阿。必中理然後動。必當義然後舉。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所說而不肖主。雖不肖其說。非惡其聲也。人主雖不肖其說。處

臣之聲與賢主同行。其實則與賢主有異。異故其功名禍福亦異。異故子胥見說於闔閭而惡乎夫差。比干生而惡於商。死而見說乎周。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爲。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千乘者。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肖。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吾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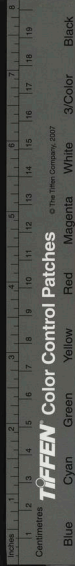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與良宰遺之戎
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
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爲內史廖之所爲也其
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雪殺之耻
而西至河雍也秦繆公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
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
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
之事也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爲
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公孫枝出自

敷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
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
徙自敷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
所以爲法也今繆公鄉之矣其霸西戎豈不宜哉晉
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
還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
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子虎文公召郤子虎
曰衰言所以勝鄴鄴旣勝將賞之曰益聞之於子虎
請賞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



子無辭。邾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踈遠者之。所以蓋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

贊能

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財得卜，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舜得臯陶，而舜受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夫得聖人，豈有里數哉。

自知

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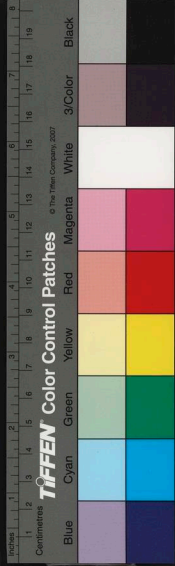
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之智也，至于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



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翟黃對曰：「奚爲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門，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爲上客。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

當賞

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爲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疆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



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周內史
與聞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
其當之矣。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
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
鄭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
勉去矣。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菌改入之。夫人聞
之大駭，令吏與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
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
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
爲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賞之。
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
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獻公以爲然，故復右主然
之罪而賜菌改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
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
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此
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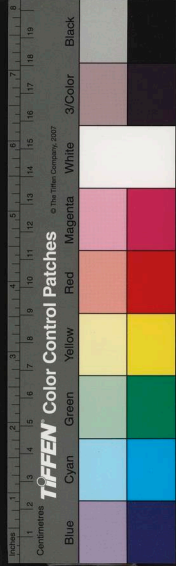
博志

賢者之舉事也不聞無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



者愚不肖為之任也冬與夏不能兩刑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庫用智福者無遂功天之數也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竄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為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且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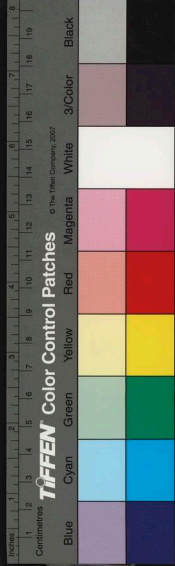
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稽而熟之也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實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竄越中卒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竄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竄越之林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



人也。荆廷嘗有神曰獲。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獲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非面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爲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世已。

貴當

名號大顯。不可彊求。必繇其道。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烏鵲聚。狸處堂而衆鼠散。袞經陳而民知喪。筭瑟陳而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豈待其言哉。君子審在己者而已矣。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



諫

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証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于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

似順

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有知順之為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荆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畜積多。賦歛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典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



之慮

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耻，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為安，豈一道哉？拔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尹鐸為晉陽下，有請于趙簡子。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中行寅與范吉射也。鐸往而增之。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譏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後見憂則諄，治此入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况羣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為之夫，順令以取容者，眾能之。而况鐸歟？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益濁世矣。簡子當此世主之患，恥不知而矜自用，好懷

者，



過而惡聽諫以至於危恥無大乎危者

別類

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爲知。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僂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萬董不殺。漆淖水合。兩淖則爲蹇。溼之則爲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犬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

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爲小。不可以爲大。可以爲半。不可以爲全者也。相劍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爲不物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物也。又柔則鈍。堅則折。劍折且鈍。焉得爲利劍。劍之情。未華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賢者之所以廢也。義小爲之。則小有福。

被義



小知非庸
身之務

夫爲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
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
安可推也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
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爲室今雖善後將必敗高陽
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
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爲
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
乎大理也驥騫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
前矣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

不知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興制不事心焉。
有度

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不
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
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則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
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
之能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
己之符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
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



通謂貪汙
妙論此可
認真才士
空真清士

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簞。非愛
簞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爲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已
也。節已。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况乎聖人。許由非彊
也。有所乎通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孔墨之弟
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
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義
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
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
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故

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貴富顯
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
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
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蕩乎胸中。則正。正則靜。靜
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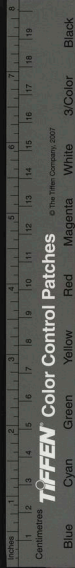
分職

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
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
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



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疆智，以其能疆能，以其爲疆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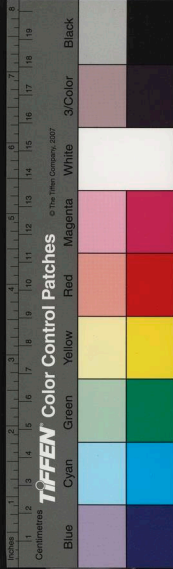
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矣。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圖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肯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棗棘之有。



襄狐之官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郭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白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

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臬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陔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嘗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

刑臨是
新之邪



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處方

凡爲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爲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同。其爲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同異之分。貴

賤之別。長少之儀。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易貌。言審本也。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向摯處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摯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其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雎將。而拒之。



軍相急。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侯者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侯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今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爲

方圓。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法也者。衆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共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事出乎不可同。此爲先王之所舍也。

慎小

上尊下卑。卑則不得以小觀上。尊則恣恣。則輕小物。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上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爲所怨。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蠖。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煙。而焚宮燒

辯之蒲
相



積將失。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爲後世笑。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鴻集于圃。虞人以告公。如圃射鴻。二子待君日宴。公不來。至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逐獻公。立公子黜。衛莊公立。欲逐石圃。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爲者也。侍者曰。戎州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適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審也。人之情不慶於山。而慶於坵。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羣臣皆說。

去肉食之獸。去食粟之鳥。去絲且之網。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僨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僨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僨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豈獨兵乎。

信表者

十卷

卷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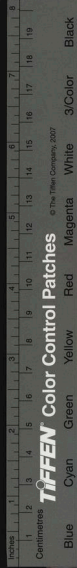
三



在王者皆
世之制

士不為不黨。柔而堅。虛而實。其狀服然。不佞若失。其
一儼小物而志屬於大。似無勇而未可恐。狼執固橫
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面稱寡而
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利
弗賴。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竭。
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術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難動
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齊有善相狗者。其
鄰假以賢取鼠之狗。暮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
畜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

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則挫之。其鄰挫
其後足。狗乃取鼠。夫驥騫之氣。鴻鵠之志。有論乎人
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
論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客有見田駢者。被服中法。
進退中度。趨翔閑雅。辭令遜敏。田駢聽之。畢而辭之。
客出。田駢送之。以目。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
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舍。飲士所術。施也。士所舍。飲
客所術。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
光。骨節成。空窳哭。歷身必不長。衆無謀方。乞謹視



見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惡予國雖大
不爲王禍災日至故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鐘山之玉
枯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
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唐尚敵年爲史其故
人謂唐尚願之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爲史也
羞而不爲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闢邯鄲唐尚說惠
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其故人乃信其羞爲史也居
有閒其故人爲其兄請唐尚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
代之其故人反與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

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知人情不能自遺以此爲君
雖有天下何益哉敗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
用則戇陋之人從而賀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
與賢從此生矣非惡其子孫也非微而矜其名也反
其實也

務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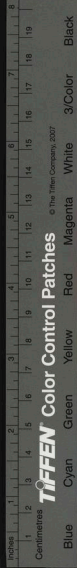
嘗試觀於上志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
衰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
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皆患其

愈可也
而不可



身不貴以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鷩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宦突決上棟焚鷩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爲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爲宦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

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細大賤貴交相爲贅然後皆得其所樂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奉千鈞又况一斤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



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也。賢乎其死也。也。

上農

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立法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

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



在其才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與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圓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僂。纒。網。置。孛。不敢出於門。辰。咎。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

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糶。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四隣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厲禍。因胥歲。不舉銍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

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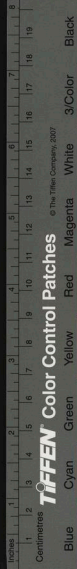
后稷曰。子能以室爲窳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



端音尺鎌
九六月五
月生於
也至後春

乎。子能使吾土靖而剛。浴士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
處乎。子能使藁夷毋溼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
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
子能使粟園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疆乎。
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復柔。柔者欲力。息者欲
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
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土田棄畝。下田棄剛。五耕五
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
螟蟻。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柘。所以成畝

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耨柄尺。其度也。其耨六
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
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耨大月
冬至後五旬七日。莒始生。莒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
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獲大麥。日至。苦菜死而
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實盡死。凡草生。藏日中
出。稀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
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
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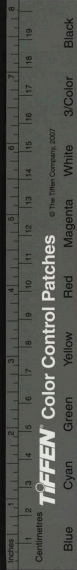
時不可
多將更不

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
起。其。用。曰。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
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鄰。之。民。既。鄰。
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
乃。逾。處。種。種。禾。不。為。種。種。禾。不。為。重。是。以。粟。少。而。
失。功。

辯土

凡耕之道。必始於墾。為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耨。為其唯厚。而及鎗者。莠之。堅者耕之。澤其耨而後之。上

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夫西序
黍發大。剛小。畝為青魚。胫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
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
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
之耕也。管而無獲者。其蚤者。時晚者。不及時。寒暑
不節。稼乃多。蓄實其為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
見風。則傾。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
故不能為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粟盜。乃竊。望
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



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瘠。此事之傷也。故畷欲廣以。剛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成生。稼欲生於。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無有。必務其培。其耨也。植。灌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以。畷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空有行。故邀長弱。不相害。故邀大。衡行必得。縱行必。正其行。通其風。夾心中。央。師爲冷風。苗其弱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